

25000
11000

說帖

卷八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卷八



山東司 光緒七年

謹奏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光緒七年七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胡隆洵奏請將盜案仍照舊例分別首從辦理

一摺著刑部議奏欽此臣等議得據山東道監察御史

胡隆洵奏稱刑律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

斬雍正五年九卿遵

旨議定盜劫之案將法所難宥情有可原者分別正法及發

道光初年逆氛宸揆盜賊肆起五年二月欽奉

諭旨仍

依本律不分省從皆斬同治年間選經給事中王憲

成升任司業孫貽烜侍郎鮑源深夏同善等先後奏

請復歸舊制刑部議候數年後察看情形再行奏明

辦理在當時軍務雖已暫平而盜風未絕盡息執法

者因時制宜不得不留重典以繩之方今軍務肅清

已久百姓相率歸業凡各直省興養立教諸政無不

次第舉行是今日之天下正

國家培養元氣之時復

祖制而廣

皇仁此時不容緩矣欲推恤刑之心宜先後原情之律夫
知盜夥犯豈盡無良或迫於饑寒或被人誘脅原其
情節實可哀矜請將盜劫之案於法所難宥情有可
原者仍照分別首從舊例辦理等語臣等查刑律載
強盜但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之文乃懲治強盜本律
歷代未裁改易雍正五年

特命凡
卿定議將盜案內法所難宥及情有可原者分別正
法及發遣等因於乾隆八年纂入例冊雖強盜在所

必誅而

列聖法外施仁之至意未始不昭示於天下咸豐初年逆法

竄擾經王大臣會同臣部奉

旨議定嗣後盜劫案件仍強盜本律不分首從俱擬斬決其中把風接貼等犯亦係同惡相濟不得以情有可原量減以昭炯戒並議將京城盜劫重犯加擬梟示立法因不得謂不嚴而例內猶著明數年後盜風稍息仍舊辦理是

文宗顯皇帝於除患務盡之中亦未始不存寬以濟猛之意

茲該御史以軍務肅清已久各省興養立教諸政次第舉行請將盜劫案內法所難宥情有可原者仍照分別首從舊例辦理奏奉

諭旨飭吏部議奏臣等查閱原奏在該御史反復條陳數載規復

祖訓自係因推廣

皇仁起見惟是欽恤為懷寬厚罔仁人之意而後先有序良法必漸次乃行查各省盜案向例係由該地方官中詳該管上司詳省審勘由該督撫分別題奏將法所

難賓及情有可原者一一於疏內聲明大學士會同
三法司詳議各該督撫候奉准部覆始行分別正法
發遣其所以重民命而杜殘殺者非不詳且盡也乃
軍興以來因劉辦土匪定有就地正法章程從此各
省相沿即尋常盜案亦不待審轉覆核概行就地懲
辦題奏之件十無一二而成例遂成虛設同治八年
二月間原任御史袁方瓚奏請盜案照舊核辦而原
任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仍奏請照章就地正法
並請令山東河南一體照辦十二年原任御史鄧慶

請將盜賊土匪仍照舊例辦理等因奉奉

諭旨飭交部議請

飭下各省體察地方情形妥奏旋據各該省先後以游勇為
賊根株未盡具奏均未便一時即復舊制光緒五年
十一月間復經部查各省拿獲土匪強劫盜犯有
照例具題者有聲稱照章就地正法者並有尋常盜
案該州縣拿獲訊明復經行處決隨後始行通詳上
司備報依招送部者辦理紛紛未能一律奏請嗣後
盜案各按距省遠近分別就地正法並解省審勘等

因奏准通行在案迄今數年之久各直省就地正法
案件每歲不下數千百人其中法無可宥者國所
必有情有可原者亦難保必無第各省既不按例題
奏而供招又或並不咨送是否難宥抑或可原且部
無從從知又復何從核辦就令如該御史所奏舉從
前成例即予規復亦屬空言無補在該督撫豈不知
網開三面係屬好生盛德祇以盜風即未全息即辦
理不妨從嚴今

朝廷方開寬大之門而疆臣仍作權宜之計非特無此

政體亦恐窒礙難行臣等公同商議法貴去其太甚
事必急所當先必欲復情有可原舊例莫若將就地
正法章程先行停止相應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將軍都統府尹體察地方情形將形衆
特械強劫案件仍照成例解由該管上司覆勘分別
題奏請

旨不得先行正法迅速妥議具奏候臣部彙核辦理如
各省盜風一律稍息正法可以暫違則分別法無可
貸情有可原之例亦可漸次舉行矣再盜案章程向

係王大臣大學士會同工部核辦應候各直省具奏
到日再行奏請合併聲明所有臣等核議緣由謹恭
摺具

奏請

旨光緒七年閏七月二十五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直隸司 七 附八 牛

本部詳核稟請改犯並占奪行竄事主劉得家控案
進屋尚未得賊蹤劉得之弟劉順驚起喊捕常被賊
住後犯如果意正劉旋用刀挫後自割髮辮又應割
及手腕等處何能傷及劉順項心似非情理所有該
犯復因劉順之弟劉玉開喊幫捕將劉玉左肩甲誤
行割傷致事主兄弟二人一時均被該犯刃傷情殊
兇橫更較尋常拒捕為重迭具前報後情形頗係該犯
被獲情急持刀有心拒捕事後捏詞支飾以為狡卸

地步查該院行竊雖尚未得駐堆未離盜所卽爲臨
時格開該縣既照竊盜被盜之例亦爲錯誤永審
之員於此等竊盜臨時拒捕刃傷事主二人之案並
不查覆下手情勢率謂割斷誤傷遂得該院於後罪
上減革殊屬有意開脫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彼
則本縣縱難奉覆應令該縣院再行提犯嚴鞫務得
確情按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山東司 光緒八年

本縣查獲等結夥不及十人俱係徒手分別首從料
眾之例係指在逃在野搶奪者而言若聚眾入室強
劫得贓自應照強盜律不分首從擬新律例分斬甚
明引斷不容牽混今將該張山聽從在逃之袁王麻
仔等起意糾搶夥眾八人直入事主號店內搜搶錢
文衣物係分託周即為強盜得贓進店夥王孔懷走
出喊捕夥孔郎連義等復故將事主擄供勒贖得贓
情形極為兇暴該犯等雖均係徒手惟既聽糾工盜

入室後雖亦為同惡相濟豈得同死有陰孽之供遽
將入室後劫之案竟與在逃陰拿者相提並論乃詳
核案情事主既在該處開設旅店必係八州縣轄之
地該犯等何以不畏人知輒敢入室公然劫取錢物
值銀竟至七十餘兩之多明係深夜擅門入室行強
所供時在旁觀見門未閉一同進內等語斷難憑信
且當鄭連義等將店夥王孔讓擄掠解走自係意在
向事主動贖銀兩何以適有絕不相涉之孟昭金處
傳餘聞賊起立即肯代為說合尤出情理之外鄭連

義等得王孔懷光竟場至何處孟昭金等如何處令
彼司檢查供場均未詳細敘明亦未叙有事主及說
合人孟昭金等供詞並該店事主共有幾人房屋共
若干間勸單內既未敘及辦理殊屬草率該撫於此
等強劫重案並不切實研鞠且肯影在逃六人尚未
弋獲概憑該犯等口混供詞率照路夥搶奪不及十
人俱係徒手為既例開做滿徒並聲明犯係先後挈
獲供出一概毋庸照候待質本尤為開脫罪名出
入似屬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鞠務

得確情速爲聲明按例妄擬該部到日再議可也

山東司光緒九年

查律載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又例載搶奪之案點數不及十人俱係徒手搶奪者首犯杖一百流三十里從犯杖一百從三年各等語此案蔣孩張山與素識在逃之鄭連義胡得捲尹計得並不知名姓二人聽從未獲之袁三瘋仔販私漁利各備資本在江南不知縣名地方集上均買得硝鹽七八十觔分赴各處售賣完畢嗣將孩張山與袁三瘋仔等原夥八人回歸徒手行抵兗州地方見公同易鹽

子店門未開店中無人錢物皆散放未收袁三瘋
仔起意搶奪財先將孩等一同進內來問搶得錢文
衣物將孩張山與袁三瘋仔胡得捲尹計得並不識
姓名一人得脫先逃鄭連義與不識姓名一人行走
落後雖時店夥王孔懷在後院與房東說話聽聞走
出喊捕鄭連義等當將王孔懷架至店外適孟昭金
等由地工作回家撞遇問明情由慮恐王孔懷叱虧
處令放回鄭連義等勒索錢文孟昭金等當與王孔
懷商明用煙土錢文向鄭連義等賄回鄭連義等逃

逸起上將該等告知批人勒贖情由惟何賊起意批
人勒贖未向蔣孩等說明將搶奪贖物依分解連義
等所得贖贖蔣孩等並未索分各散市主報勒獲犯
前據該撫將蔣孩張山依搶奪之案結夥不及十人
俱係徒手從犯例各擬滿徒聲明該犯等供係袁三
龐仔起意搶奪並解連義等批人勒贖該犯等並不
知情事後亦未分得贖贖犯係先後擊殺供出一轍
無虞避就毋庸監候待府等因咨部經本部查核情
罪未協駁令再行嚴飭妥擬去後茲據該撫遵駁遵

層叠堆以搶奪與強劫情由國屬懸殊罪名亦分輕重但細輝搶奪律註人少而無兇器為搶奪人多而有兇器為強劫誠以徒手搶奪來人不備而攫取或因事主財物散放未收窺見後從而生心雖若強盜之預先定有強謀既有兇械帶有火槍公然直至事主之家攻打門牆兇暴衆著者可比自應視其上盜之有無兇暴情形以為區別請據薛該等會供伊等與袁三麻仔等販賣私鹽回歸見公同昌鹽子店門尚未關閉店中無人其錢物皆散放未收袁三麻仔

起意搶奪伊等與鄧連義等允從一同進內索問搶
得錢物伊等携贓先逃迨店夥王孔懷等走出喊捕
如何被鄧連義等搶捉物贖得贓伊等均未到場目
擊實係臨時聽從搶奪並非同謀強劫入室搜贓前
未詳細供明等語並聲稱此案犯係徒手索問覆取
顯露之物與撞門入室肆行搜掠情形尤暴者不同
若照強盜律問擬斬決似覺情輕法重檢查該縣前
有賊犯王可等糾夥六人徒手偕執香城村盜于店
門首見店夥呂朝立獨自到店進內取盤來陳推進

店內搶得錢文衣物因呂朝立追捕架走勒贖得贖
等情當將王可等除結夥徒手搶奪輕罪不議外照
擬人勒贖之案審無凌虐重情止圖獲利聞禁勒贖
例分別擬以遣戍於光緒七年閏七月間奉准部覆
迄今甫及年餘核與此案情節相同應即仿照擬辦
將蔣毓燕山仍照原擬依搶奪之案結夥不及十人
俱係徒手搶奪例各擬杖一百徒三年據供係在逃
之袁三癩仔起意搶奪並鄧連義等提人勒贖該犯
等並不知情難保辜恃無虞証狡供避就並請改為

照例監禁候緝獲袁三瘋仔等度明辦理等因咨
部 本部查辦理案件有例向不用律現行例內既
指明入黨為強劫在途為搶奪則律註人少而無兇
器為搶奪人多而有兇器為強劫等語即在不用之
例必拘泥此語不特徒步行強盜者可謂之搶奪
即執持棍棒行強盜者因非例載兇器亦將謂之持
械搶奪乎且如果以人數多少分別強盜則此層為
最要節目何以數百年來條例屢更獨於搶奪言人
數多少強盜例內無一及乎此不可執以為據明矣

詳核此案情節將該張山聽從袁三瘋行等於傍晚
時同夥八人齊入公同昌盛子店內搶得銀物值銀
七十餘兩之多事後復將店夥王孔懷架至店外又
勒贖得烟土二十兩錢二十千文就現說情節而論
已較尋常強盜入室得贓後即行跑逃者情形尤為
兇暴且勒贖時如僅止鄧連義同不識姓名一人將
該等並未在場彼時王孔懷素好之孟昭金玉傳餘
既短撞遇財事主多於賊匪何以鄧連義等並不畏
難跑逃孟昭金玉等亦不幫同喊架反代為說合種種

支離殊出情理之外本部因該省近年盜案似此者
不一而是如岷縣補袖安等搶掠肇忠張會鋪一葉
卽係以強盜之案照搶奪辦理經本部兩次駁飭尚
未據覆到而此案情節又與該縣前次王可等搶奪
鹽子店捉人勒贖一案如出一轍不特此案顯係沿
襲盡成套語並恐被案亦係裝點巧化強情是以本
部敕令研鞠確指按例懲辦如謂定罪強盜則被案
係以販私之人夥搶鹽子店此案又係以販私之人夥
搶鹽子店該處鹽子店抑何其多究竟係官開係私

該稿內並未叙明第親事主被搶以後該犯等復敢
托人勒贖事主亦情甘出錢其中恐另有挾制別情
承審之員並不據實聲明惟含糊照搶奪定讞希圖
輕解本部仍難奉覆應令該撫研究實情詳叙委擬
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山西司 光緒八年

查光緒八年四月間 臣部奏定章程內稱各省實係土匪爲賊會匪游勇案情重大並形同叛逆之犯均暫准就地正法隨時具奏錄供咨部其餘尋常盜案酌限一年規復舊制不准按照正法章程先行處決等因奏准通行在案原以各省軍務甫平伏莽尚多故爾權宜辦理而尋常搶劫之案例應解勘具題者仍應俟奉准部覆後始行處決所以慎刑章防寬濫也竊據該撫奏稱晉省近輔臨邊盜風日熾南北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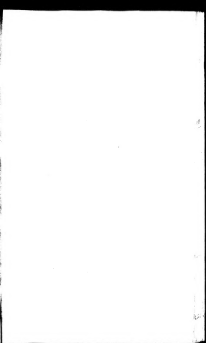
尤多隱患若不極力懲創竊恐養癰伏莽釀成巨禍
請將糾伙持械搶劫兇暴聚著者暫准酌量情形比
照土匪為賊游勇一律就地正法係為因時制宜除
靖地方起見應如所奏辦理至該撫所請擬將盜案
中如有執持刀械火鎗者聚至三人以上者行劫二
次者行劫致傷事主者拒捕傷人者入城行劫贓數
較多者竊線分贓至二次者有一於此亦應暫准就
地正法等語查此等情節皆不外臣部原奏情節重
大一語該省通值荒歉之餘外來盜賊眾多應由該

撫體察酌量核辦總期嚴慈張舉以安善良正毋庸
過事拘泥若必另立專條反致窒碍難行所有該撫
奏請詳定章程之處應毋庸議再此摺於光緒八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抄出到部因查核例案未能依限
具奏合併聲明所有臣部建議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光緒九年正月十八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山東司 光緒八年

謹

奏為遵議盜案就地正法章程謹酌擬限期一律停止
恭摺奏祈

聖鑒 事 光緒八年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 御史陳啟泰奏各省盜案就地正法章程緩辦甚大
請飭停止一摺著刑部彙入各省覆奏御史胡隆洵摺
一併妥議具奏欽此又於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 御史謝謙亨奏盜犯就地正法章程請分別有無軍

務者分辦理一摺著刑部彙入各省履歷御史劉隆洵
摺一併妥議具奏欽此○等語該御史陳啟泰原奏內
稱各省履歷就地正法章程皆以勢難停止為辭所
陳不通謂盜案而多通詳處有疏脫者監聚處或恐
別滋事端以外無他說也夫未有新章以前何一案
不解省何一犯不在監今之視昔情形不相懸絕獲
解之不甚與守之多疏鑿更顧不能區畫周詳反謂
勢有阻難遽置

國家成憲於不顧至謂簡便章程行之日久驟歸舊例

州縣層層解勘經費難籌辦盜愈聚諱盜必愈甚不
知因循後食原惟坐失胥吏隨規尤干例禁何得以
此藉口况諱盜之習全在上司之整頓並不視辦法
為轉移無庸懸懸慮若遽就新章須獎甚大一案
既出但憑州縣稟報督撫即批飭正法則其中以假
作真移甲就乙改輕為重情事皆所不免蓋地方盜
案發時就獲者少奉限屆滿踴躍無期往往剝取平
民妄拏兄殺或前案人名竄入後起或尋常案犯陪
以重情捏贓教供刑逼誣服但以考成為念上司各

懷贈伺之私委員會審不過一公案領差道府覆訊者不過一空詳憲責實情既結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踵履空之枉昭雪無從且補錄供招成何信讞按事彙報亦彙刑章等

祖制若弁髦視民命為兒戲若不亟思變計惡殘殺習為故常惡憤激成事變從前髮捻未平匪徒蠭起自不妨權用重典今海內晏然幾二十年矣百姓相安元氣未復休養生息正在斯時分別首從之律縱未能盡議改歸而就地正法之章何不可先行停止應請

飭令仍照舊例解勘分別題奏以重刑憲毋令地方官吏
又擅生殺之權庶人命不至草菅等因又查該御史
謝謙亨原奏內稱以三牌標之條例之就地正法章
程一日不停則此一日之冤殺吾民者不知凡幾在
各督撫等或

先朝整舊或

持旨擢用無不力圖報効懲戒同聞盜匪之害以為治盜
宜嚴而後聞聞可靖然正惟其急於求治而屬員之
望風迎合者益敢率誣罔以顯其躁擢動能承譽之

員又鍛鍊周內以附之理真者輕於信人果決者重
於除盜欲其無誤能乎章程本爲軍務而設仍應分
別有無軍務省分核實辦理現在有軍務省分惟甘
肅驛回時擾廣西越境劫掠越南土匪應暫緩停止
其餘各省辦理邊防海防皆武備之常不得假借防
務爲軍務年請暫緩停止等因先後奏奉

諭旨

著臣部量入各省覆奏御史胡隆海摺一併妥議其
奏臣等查就地正法章程起於咸豐三年原因各直
省土匪嘯聚成羣肆行強劫改爾權濟一時不爲興

要有牧民之責者但今事在得已雖應力挽積習規
復解勘具題定例以慎刑章而重民命不得藉口逃
解頂脫監犯濫事等情率援舊章致令辦理之法常
與軍興時漫無區分故 臣部於議處御史胡隆海摺
內聲請

飭下各省體察地方情形將強劫案件仍照成例解由該
管上司覆勘分別題奏請

旨不得先行正法迅速妥議具奏統由 臣部彙核辦理奏
准通行各省遵辦在案現在貴州福建浙江甘肅等

林等省能否停止就地正法尚未據覆奏其奉天黑龍江直隸熱河察哈爾陝遠城烏魯木齊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四川江蘇湖南湖北安徽廣東廣西江西雲南等省先後覆奏就地正法之處難以停止查現在覆奏各省分直隸稱西北臨邊東路濱海時有馬賊海盜勾結為患張弼多三廳廣袤十數百里匪徒肆行無忌西南為異盜出沒之區去年夏間熱河豫振邦等聚至百數十人盤踞圍場較為患近雖經陸續多名匪首迄未就獲奉天稱海疆尚未大定腹地

有違戢未盡之游勇從前有漏網未獲之餘匪黑龍
江稱時有馬賊什伯為羣陝西稱撫回罔知法紀江
湖等會黨與劫至百數十人之眾湖南北稱遠撤勇
丁強劫為生刀痞哥會層見疊出山西稱口外界邊
新疆為馬賊游勇出沒之所上年四月疊有白晝肆
掠戕官奪犯重慶山東省稱西南為陰陽湖蕞東北
濱海時有馬賊羣匪出沒安撫省稱降眾散處不一
而足各處微勇紛至沓來哥會疊匪等項靡地蔑有
廣西省稱昔年肇亂之邦擴悍成風漏網匪患欲圖

起事廣東省稱結黨拜會任意橫行甚至倚地族為
護符居山林為窟宅上年有田冠得等糾眾起謀謀
為不軌四川省稱團匪會匪甚眾匪實繁有徒加以
勇散練初多勾竄江蘇省稱濱臨江海口岸警多舉
洋幅錄奸究圖連河南省稱歸陳南汝光各屬逆捻
餘孽尚多河陝汝一帶山徑叢雜游勇剽奪所在皆
有河北情形亦然江西省稱齊土匪焚劫殺人遺散
游勇盡眾搶劫之輩尚未盡絕需而省稱變亂垂二
十年始就肅清外匪內奸時相煽誘風氣所趨尚難

驛改貴州等省雖未覆奏到部而與案照覆奏各省
分壤地相錯情形當不甚相懸在各該督撫將軍身
任封圻惟恐姑息養奸致遺地方之患是以懲創此
革不嫌過嚴蓋亦除暴方能安良水燭不如火烈之
意此次所奏自係實在情形亦且不議而令如果奉
旨允准即可欽遵照辦惟既經官官條奏

持旨交部等妄議臣部為執法衙門一切均有定例可循
未便以一時權宜之計視為經久不易之常若如各
該省所奏益案愈多碍難規復舊制試問益風何時

方能止息似此年復一年安於簡便致令殺戮之權
操之臣下終無規復舊制之時亦殊非慎重人命之
道如謂此事行之已久驟然停止難免若輩不從而
生心轉相慶幸是

朝廷方慎重刑章而宵小反謂為得計非特無以昭炯戒
且於地方大有關係即如東三省為我

朝根本重地廣東四川為盜賊最多之處此外各省如游
勇滋擾及伏莽堪虞亦多未能盡記誠有如該督撫
所奏者然亦宜稍為變通未便全無區別隨在各該

督撫慎擇能員於保甲捕獲習心經理未必不能淨
絕根株。等公同酌議除甘肅省現有軍務廣西為
昔年肇亂之區且勦辦越南土匪以及各省實係土
匪為賊會匪游勇素情重大並形同叛逆之犯均暫
准就地正法仍隨時具奏備錄供招本部查核外其
餘尋常盜案現已詳勘具題者仍令照例詳勘未題
奏明詳勘者覈予限一年一律規復舊制辦理倘實
係距省萬遠地方長途既有阻虞亦可酌照秋審事
例將人犯詳赴該管巡道說明詳由督撫分別題奏

不准援就地正法章程先行處決以重憲典而見寬
濫如蒙

俞允 臣部行文各該督撫將軍鄰院府尹等一體遵照辦
理所有臣等擬議緣由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

奏請

旨光 緒八年四月初二日奉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律例館 元緒九年

都察院等衙門謹

奏為遵

旨會同議奏事光緒九年肆月初十日奉

上諭河南王樹汶一案業經刑部奏結茲據李鶴年奏強

盜案內例無有穿衣服專條請飭妥議罪名等語著都

察院堂官會同刑部詳晰妥議具奏欽此 臣等伏查例

載盜劫之案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

律擬斬立決犯賊接贓等犯雖未分贓亦係同惡

相濟照為首一律問擬不得以情有可原量為末減
尚地方官另設名目曲意開脫照違例奏處又例
載共謀為強盜夥犯臨時不行而行者仍為強盜其
不行之犯但事後分贓者杖一百流二千里贓重者
仍從重論不分贓者杖一百如因患病及別故不行
事後分贓者發新疆給官兵為奴不分贓者杖一百
徒三年又洋盜案內被脅在船為匪服役並未隨行
上盜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詳按例文凡辦理盜
案事前分別同謀不同謀事後分別分贓不分贓而

尤要者臨時分別上盜不上盜同治九年嚴定新例
而不上盜之犯究未聞概予駢誅此則一定不易之
法也此案王樹火被胡廣得脅令服役在曠野看守
衣服胡廣得搶人之語該犯臨時聽聞與前前共謀
者迥異既未上盜亦未分贓不得謂之從自不得謂
之盜即例內所謂別故不行不分贓之犯刑部定案
時因該犯被脅服役殺共謀為盜別故不行者有聞
是以比照洋盜案內為匪服役並未隨行上盜之例
問擬滿徒兩例相比罪名實異出入事關年奏稱王

樹汶一犯看守衣服時年已十八與十五歲以下無
知被誘者不同更與良民被擄上船為洋盜服役江
洋大海脫身無路者迥異等語查江洋雖與陸路有
別而被脅服役則同被脅條下年未及歲者且准收
贖王樹汶年已十八是以仍擬滿徒

諭旨

不准減免亦正為此又奏稱例無看守衣服專條擬

以把風接賊與首盜皆斬之罪似不得謂非違守例
大等語該省辦理此案之失以始終將王樹汶頂替
胡體安為最重今乃以拘守定例自文其過又謂胡

體汝之有無於王樹汝罪名無闕出入不知王樹汝之寬狹由於劉學汰之教供而劉學汰之教供由於胡體汝之賄脫原審竟得覆審彌縫全像於此何得謂與罪名無闕查犯風接贓均在盜所刑部奏結此案時業經將何謂犯風何謂接贓詳細聲敘程孤堆王軍大堅供在外犯風時並無王樹汝在內以不犯風之人而仍糾以犯風之罪非鍛鍊周內而何又奏稱若謂該犯年紀尚小程孤堆與之同歲程孤堆王軍大皆已駢誅而該犯僅糾徒罪等語不知程孤堆

等先經糾約入夥又洪撫在外把風惡惡相濟是以
援例擬斬若令程孤堆等與王樹汶同謀被脅僅止
看守衣服並未上盜刑部亦即照擬滿徒若令王樹
汶果與同謀一并上盜所看之衣服或係盜贓則刑
部亦未能曲為末減今該撫乃以王樹汶與程孤堆
同載為疑豈同載即當同罪乎此尤不辨而自明者
也查上年十二月間河南真題商城縣劉瀛階家被
劫一案內夏老五一犯共謀為盜半途不行同數人
在山脚看守行李事後分受贓物原題引畏懼不行

例擬流到部李鶴年由臬司海任疆圉於刑例當所
諸熟夏老丘在山坳與王樹汶在曠野相同何獨於
王樹汶則曰於汪洋大海脫身無路者迥異乎夏老
丘看守行李並未逃避與王樹汶看守衣服情形相
同何獨異王樹汶則曰為盜同惡相濟乎未上盜而
分贓之夏老丘則知其應問流罪未上盜而未分
贓之王樹汶則曰宜問凡罪輕重罰異乎肩頭然然
則拘掌例夫子抑負氣強辯乎諒難逃

聖明洞鑒矣李鶴年在豫日久吏治不修捕務廢弛以致

差役賄縱大盜遠颺盜風之熾未始不因於此今忽
於去官候代之日輒以刑部平反一書為足長盜賊
之風一若王樹汶生而天下即多盜王樹汶死而河
南即無盜其將誰歎至於治盜新例本極周密但使
中外聞刑衙門虛心體查成例或案確可遵循如地
方官有變本加厲任意開脫者法司自能遞案糾駁
何至無所措手臣等詳細斟酌守末服之犯仍應
以上盜不上盜分別抖斷不必另立專條致多窒碍
亦不必因此將盜案分別首從致致賄賂滋撫所陳

應請毋庸置議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聖鑒再此摺據都察院主稿會同刑部辦理合併聲

明謹

奏

律例館

再臣等正在會議間欽奉

上諭太僕寺少卿鍾佩賢奏新例盜犯罪名請飭議酌復舊例一摺著都察院堂官會同刑部歸入李鶴年前奏

一併妄議具奏欽此檢閱該少卿原奏稱新例所云把
風接轍等犯等之一字係連誘脅隨行上盜及行劫
止一次者兩事而言惟誘脅隨行情罪較輕等語臣
等詳譯例文盜犯誘脅之人總以上盜不上盜為斷
若身至盜所復為護守賊物不能以先經誘脅而身
予末減若僅被誘脅並未隨同上盜豈能以一經被
脅而概予駢誅例無正條則援引比附懸解成案顧
若畫一該少卿留意刑名欲求詳慎惟其重讀誘脅
之文忽視上盜之義故不免管此疑端至論河南王

樹汶一案謂該犯隨衆行至中途與盜合影並未遇
却等語不知中途原非盜所該犯隨衆同行迫令看
守盜衣惟其不能脫逃即屬被脅之實情事前既未
同謀隨行又因逼脅何得輕坐以合夥二字乎又謂
假使行至寨門脫衣令其看守則與程孤堆等同在
一處從何區別等語如果該犯與程孤堆等一同上
盜看守贓物即與把風無異按例擬斬本不必與程
孤堆等有所區別其所以區別者正在乎同謀不同
謀上盜不上盜也又謂河南於王樹汶一案既當時

能將實情審出生王樹汶以誘脅隨行王盜之舉聲
明該犯雖未同抵盜所而隨行已至中途代盜看守
衣服應否照新例定擬聲敘違部恐難遽斥其非等
語臣等查王樹汶一案該省之辦理率謬者在始終
以王樹汶頂替正盜胡體淩一節若如該少卿所論
該省果能審出實情業已平反則王樹汶被脅隨行
僅正者守盜衣並未同行王盜自有誘脅服從及別
故不行各例可援若再擬以斬決即屬有心故入偏
或聲明請示亦照現辦該處是現行新例不獨此案

毫無窒碍即各省辦理盜案歷有年所亦皆毫無窒碍也若因此案而欲酌復舊例分別省從則斷斷不可查言臣條奏酌復舊例屢經刑部議駁此次該少卿與李鴻年先後疏陳其意不謀而合無非為河甸一案起見其病均由於誤會王樹汶即屬盜從李鶴年扭合新例明知原辦之非而掩飾之鍾佩賢欲從舊例又若以刑部為非而代為掩飾之不知王樹汶果係盜從即立復舊例而刑部已無解失出之憾惟王樹汶確非盜從即不改復舊例而被脅原自有可

上之路其手則曰恐長流風下其手則曰慎重民
命皆筆隨之言非持平之論也總之案情萬變例文
豈能盡賅比附援引情法自能平允若同一人一案
輒改科條掛一漏萬於外省縣臺盜官失教供誣
良等獎謝不相涉而吏胥或法辦理給結轉恐多所
窒碍臣等業將舊例毋庸酌復之處會摺奏覆該少
卿所陳各節理合剴晰附陳伏乞

聖鑒謹

安徽司 光緒九年

再 臣部辦理秋審向俱按照條款分別實贖如有條款未及贖載者亦經奏定有案查強盜一項本係決不待時即問有聞擊投首改為監候者秋審條款亦載明入於情實議以此革為亂民之首案已免其立決法雖再寬故予入實現查 臣部光緒五年定立夥盜供獲盜首及首盜供獲夥盜夥盜供獲夥盜章程爾時原奏祇敘明夥盜供獲首盜係曾經傷人傷輕平復之犯入於緩決其餘則曰核其情節分別實贖

近年此等案件層見叠出若照強盜自首之例一概
入實因覺無漫區別若僅以傷人奉傷人核定實屬
置其餘重情於不問亦嫌太寬查從前強盜舊例以
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分生死界限現供獲首夥各犯
情節亦各輕重不同似應仿照舊章定立條款俾歸
允當應請嗣後供獲首夥盜犯如曾經傷人轉財實
羽持火執械塗臉入實察押事主送路到案証拔良
民並行起已至二次及濱海船攬船被賊匪者俱入
情實其舊例所載在外賒望接遞財物並被人誘脅

隨行上盜或行劫止此一次並無兇惡情狀者均酌
入緩決似此分別實緩庶寬嚴有准而辦理不致紛
歧矣謹附片奏

聞
請

旨
請

旨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奏奉
旨

依
議
欽
此

485

490

495

500

陝西司見時元年

查例載夥賊得贓先遁後逃之賊被追非捕因而殺
人者首犯擬斬監候等語此案富羅漢起意財竊事
主李天福窩贖夥賊却令什加等逃去該犯落從微
犯竊得洋鎗一樣與却令什加等逃去該犯落從微
因被追用所竊洋鎗擊斃非捕傷李天福左腿致
令落崖身死查洋鎗雖係軍上之物惟該犯持以非
捕究因被追因犯所斃該與謀得獲雖格開推寬事
主者不同按夥賊得贓先遁後逃之犯非捕殺人例

計斬罪應微斬具另死時竊事上場與春牛驢計贓
一百二十兩以上罪止微服自應從重同微該督節
制則文僅引竊盜被追字樣殊未允協應即更五字
羅漢應合依夥賊得贓先追後退之賊被追律擬因
而殺入者首犯斬監候例微斬監候准該犯以番氏
因竊被追概用所竊洋鎊非捕致斃事主已斃身帶
竊盜執持別項兇器非捕者情節為重況逃後復敢
射竊贓通滿貫尤為惡毒不復求使稍釋罰戮應請

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該督疏稱部令計贓云

直隸司光緒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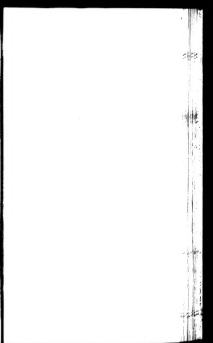
查審理強劫重案必須嚴究確情按律懲辦不得任
憑狡避供詞違就完結致滋輕縱此查李三虎子趙
意財兄柳詳猛候洛八並在逃之王洛玉楊添廣李
吟李輝謝城傅謝洛三謝洛耗子李青漆吳永合泰
在沈王椿強劫持械徒手不等同夥十四人正欲起
身柳詳猛心生畏懼未敢同往李三虎子合其在窩
等候李三虎子等行至中途候洛八陡患腹痛不能
前進李三虎子令王椿扶送回家三更時李三虎子

等借至大酒缸村玉清樓祿貨鋪門首楊添廣李吟
在外把風接贓王洛五碰開鋪門一齊入室事正展
玉清驚覺喊同鋪夥起捕王洛五用洋鎗擊事王
未敢聲張一同梳開櫃蓋劫得錢衣等物並在牲口
棚內拉得馬匹連交楊添廣等分携逃回向新詳狂
告知情由查照依分數勒差緝獲洛八我向分贓李
三虎子以贓已賣賊花重辭獲經差役緝獲李三虎
子到案供出候洛八仰詳狂飭差緝獲該都統將李
三虎子依首盜供獲夥盜章程擬斬監候仰詳狂依

共謀為盜夥犯臨時畏懼不行事後分贓例擬流候
洛八依患病不行事後不分贓例擬徒等因咨部奉
部查首盜供獲夥盜擬以新降章程原係以盜攻盜
之意如果等獲首盜能將夥盜定在逃匿處所供明
即行捕獲得以立正典刑尚可稍從末減並非不論
所供之犯是否同行上盜一概免其研誅也今該犯
李三花子封邀柳祥狂等結夥十四人強劫事主張
玉清舖內錢物並執持洋鎗嚇禁事主情形極為兇
暴該地方官於事主報勘後延至兩月之久始據報

縣捕役等獲李三虎子一名至應按律問擬新法用
 昭懲創乃謂贖獲柳祥鈺候洛八二名係由該犯供
 出殊不知此案在逃夥盜衆多均係該犯糾約其往
 以逃匿處所自必深悉何不一一供明而供出者乃
 竟係並未上盜之人無論與新章顯相牴牾且所供
 亦多不實不盡柳祥鈺如果心生畏懼自應走回遠
 避何以在案等候事竣又復分受贓物候洛八既因
 腹痛轉回何以復我同李三虎子分贓其所稱並無
 隨同上盜等情顯係該犯等刻意從中回護飾以爲

我避地步承省之員並不切實研究輒將李三虎子
照供獲夥盜擬以斬候並將柳詳鈺候洛八照畏懼
不行刑分別擬以徒流殊不足以懲強暴而安善民
再查強盜例內罪名輕減者祇此三條而該省全行
引用未免有意開脫似此相沿成習則強盜不令首
從之律幾成虛設而惡病畏懼不行各條反成逃避
之途該省盜案層見迭出未始不由於此罪名出入
攸關本部碍難率覆應令該部統再行提紀嚴飭務
得確情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陝西司 元緒九年

查新疆地方甫經平定前據該大臣請將命盜案件暫行變通辦理按季彙報奏准遵行在案茲據該大臣以駁來以西刳殺之案層見迭出檄派總兵譚上達等擒獲蒙古巴依爾等四名搶奪民人針致和等並月洋犯森傷英得樓頭顱林傷李老九奔鼻同時取獲贓物帶同該事主查明黃夜糾夥騎馬持械行刳得贓傷人屬實在逃之門都伯勒克一犯懇請通緝等情到營惟新疆境內蒙古搶奪例無專條亦無

辦邊成案際此邊徽較平應奉為北道門戶接連西
湖精河倚山瀕湖中間伏莽堪虞行李時愛戒備擬
請新疆沿邊蒙古內地交界地方聚凡界屬內地之
處遇有擊獲騎馬持械劫夥行劫賊犯或蒙古或民
人無論白晝夜間營否傷人但令賊証明確訊供屬
實仿照奏准新疆命盜重案變通新章隨時核辦完
結歸入李振棠奏抑或

飭部妥議酌定專條等因奏奉

諭旨著王部議奏臣等查夥結夥騎馬持械搶奪之案無論

白晝昏夜及在逃在野江河湖港均應照強盜律不分首從一概擬斬如聚眾不及十人數在三人以上並非騎馬搶劫但照持械威嚇及捆縛按捺並傷事主者為首在在場動手之犯亦照強盜律擬斬為從在場並未動手之犯均發遣新疆為奴此等案件例應分別題奏俟奉准部覆再行遵辦惟新疆地方肅經平定正在辦理善後事宜之際該大臣請仿照奏准命盜重案變通新章隨時分別核辦按季彙奏係為因時制宜綏靖邊徼起見應如所奏辦理仍酌核情節

輕重查照定例分別科斷以重人命而慎刑章所請酌定專條之處應毋庸議再此摺於六月初三日抄出到部合行聲明所有目等核議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請

旨

直隸司 光緒九年

查務盜供獲夥盜擬以新張章程原以盜犯究刑既
衆蹤跡必密恐有窩主藏匿備後難以立時拿獲現
獲之犯果能據實供明故得量予未減仍係以盜攻
盜之意並非謂因盜犯有一語虛供即概免其用枉
上盜重罪以欺漫無限制比乘谷八福而聽從在逃
之趙王所邀行劫共夥十二人行至村外亭三台奉
山供因病不行劉張貞心生畏懼不敢同往均在村
外樹林內藏躲牆面等處赴事主李煥章錢鋪院門

入室潘兩谷八在門外把風接應鋪夥張漢池等喊
捕不知被何人扭傷趙三等知得銀錢未物逃出點
照依分事主報縣先後解獲谷八等送案谷八供出
潘兩隱匿此地獲將潘兩獲案前據該署督以谷八
在外把風接應接律罪應斬決惟被獲到案即供出
夥盜潘兩避匿處所於定案前督獲潘兩依律擬
斬立決谷八依奏定章程擬斬監候奉三台奉山劉
張貴依失譯為盜夥犯臨時因病及畏懼不行事後
分監到分別擬以遺流贖據題報潘兩在監病故等

因經日郭查核谷八所稱供獲潘雨情節未確李三等如果均未同行何以並未折回逃避仍在村外藏躲等候分贓謂非隨同上盜亦難相信朕令另行研鞠去後茲據該署督遵朕逆層覆批該犯谷八因事主報案甚緊急欲逃回原籍路過鄭家庄見潘雨在該處空廟避匿後即被獲即將潘雨避匿地方供出獲案其為潘雨實係谷八供獲毫無疑義尚非違執新章至李三回奉山各因病在林內暫時歇息劉張貞心中害怕不敢回往日被趙三等用言嚇唬是

以不獲情由遠避且係先後被獲供出一轍亦非後
避將該犯等仍照原擬等因具題 等處加查核此
奉 奉 八 聽從在逃之趙三等糾兌共夥十二人強劫
事主事映章錢鋪銀錢衣物並夥盜拒傷事主情事
極為兇暴乃謂上盜者皆係未獲逃犯而現獲之犯
僅將病故者問擬斬決其餘或稱夥供獲夥盜或稱
因病不行或稱臨時畏懼顯係為由聞脫是以前經
日部駁令嚴審乃將屆一年之久並未切實研鞫在
逃首夥各盜眾多亦未認真弋獲一名率憑該犯等

支辭供詞仍照原擬完結已非核定辨公之道且該
縣於事主報勘後既將夥盜各八獲衆其各逃犯姓
名年貌籍貫住址及隱藏地方本應向該犯嚴切追
究該犯即匿不供明承辦官亦應認真查緝乃謂掣
獲補判到案俾該犯供出不知該犯僅供稱潘雨在
鄭家莊空廟內藏躲明係無據空言又未將有無窩
藏之人究訊明確分別治罪尤不得率行援引致失
定章本意且從前供獲夥盜之犯百不得一而通來
此此皆是謂昨遷就新章任聽逃避而何至事三白

奉山劉張貞說係因病不行及誤不取用但並不
折回違避仍在樹林內藏躲等候乃謂係被嚇所致
不知該犯等如果同心欲逃並未有人看守豈有被
嚇甘心在彼等候之理尤屬巧為狡飾該署督於此
等行劫重案並不認真推鞠含糊于結殊不足以懲
盜匪而靖地方日部仍難率覆應令該署督再行提
犯嚴鞠確情詳核例案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光緒九年

查例載強盜拒捕殺傷官兵之案除同夥傷人之特
該犯不在一處者仍照例擬罪外其同在一處或三
五成羣雖非下手之人既在旁目覩即係同惡共濟
法所難寬即行斬決等語此案楊澤得吳希文與已
獲之邢文治趙三吳光然在逃之趙印趙大麻子王
起龍已正法之林治加糾邀行劫在趙三家會齊吳
希文忽患腹瀉不能同行在趙三家住宿林治加吳
光然趙三各携洋鎗趙印王起携帶鎗鞭邢文治趙

大麻子分携木棍楊添得執持繩鞭一共八人三更時偕至馬陵村事主姜張氏家門首用石撞門進院在工驚覺喊捕林治加等用洋鎗赫樂邦治文等在牲口棚內劫得半馬驢頭各人分位逃回趙三家內向吳希文告知行劫情由點驗傷痕林治加因吳希文未經同行並未分與贖物事主勸該縣訪聞林治加等聚在成旺村趙三家內協同鄉軍往拿林治加用洋鎗開放致轟傷鄉軍高連雲額顙趙三等亦各將練軍趙垣張慶李超右子曾等處拒傷高連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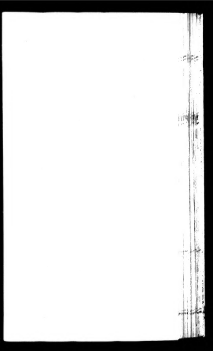
持刀與趙三等格鬥時楊澤得畏懼在一旁邢
文治吳希文各持長桿在旁助勢並未動手高連雲
當將趙二格殺該督以楊澤得聽從夥劫被獲到案
即將首盜林治如逃匿處所據實供出於未經定案
以前將林治如等獲正法將楊澤得依夥盜被獲供
出首盜逃所於定案之前等獲如係未經傷人之犯減
發新疆為奴改發極邊烟瘴充軍以足四千里為限
到配後銷帶鉄桿石礮二年吳希文聽糾行劫臨時
因病不行事援未分臨惟當林治如等拒捕時在場

助勢應於共謀為盜夥犯臨時患病不行事後不分
罪杖徒例上加拒捕罪二等擬杖一百流二千五百
里聲明株治如業已正法無示邢文治在監病故趙
三被格身死吳先悲疊白盡均毋庸議遺骸趙印等
緝獲另結等因奉部 本部查強盜橫行強劫本係
亂民若經官兵往拏獲敢逞兇拒捕尤為惡不畏法
故定例無論下手與否既在旁目覩即應同擬斬首
所以靖亂源也至奏定章程形盜被獲後供出首盜
於定案前拏獲分別擬以發遣之條係指尋常未輕傷

人之影盜而言若係同場拒傷兵丁情形極為兇暴
即不得率將快獲之犯遽議減等以致漫無區別今
楊滯得聽從林治如等糾夥行劫姜張氏家後事主
業經報勘緣拏該犯等時隔三日並不跑逃原夥仍
聚在趙三家不散其為預先商同拒捕情已顯然當
林治如等用洋鎗將練軍高連雲致傷之時楊滯得
既在趙三家內即係同在一處且該犯既敢執持繩
鞭行劫此時往拏兵役又較該犯同夥數少三人該
犯有何畏懼躲在一旁謂係並未在場助勢殊屬曲

為聞脫至吳希文本係同謀行劫之犯因腹瀉未行
事像亦未分贓無論該犯未經走散斷無不分贓之
理力能拒捕亦與患病情形不符既於官兵捕拏時
執持長桿在旁助勢較之僅止目觀者情節更重例
內既無分別患病不行照拒捕加等之文即屬同惡
相濟承審之員於此等影射拒傷捕拏兵丁重案竟
與尋常盜案同論置強盜拒捕之例於不問何以懲
究頹而鈐法紀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攸關本部
礙難率履應令該督再行提犯嚴鞠務得確情詳報

例意妄擬題到日再議可也



直隸司光緒九年

查審理強劫重案必須嚴究確情按律懲辦不得任
憑狡避供詞含混定擬欽滋輕縱此案張洛茂劉開
枷孫大聽從在逃之陳永尚糾允行竊與未獲之陳
僧狂陳尚子王遺馮除分持刀械共夥八十於光緒
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三更時潛至事主穆碩輔家
門外張洛茂與陳永尚登梯上房下院開啟大門二
門放陳僧狂等進院劉開枷孫大在門外看人張洛
茂馮除在院內等候接應事主穆碩輔驚覺喊捕

劉閻如孫大德聞均畏俱即行先逃陳木尚起意行
強用言向事主嚇禁聲張與陳僧肚等延憲入室在
箱櫃內切得錢衣等物邀文張洛茂馮除接收與陳
木尚等逃出村外趕上劉閻如孫大告知行強情由
一同攜至浸地並點驗扣依分各散散勸差歸款洛
茂心生悔悔不應隨同陳木尚等行劫探知劉閻如
孫大均在陳木尚家藏匿意欲指獲免罪即於是年
十二月初五日赴縣投稱與陳木尚等認識願作眼
媒指拏該縣派撥兵民隨同張洛茂於是月初八日

在陳本高家當新劉開枷獲大罕獲並起獲原贖訊
供張洛茂致被劉開枷等供出隨同上盜情由提同
廣認完出張洛茂另有行劫未得財一案仍歸行劫
事主穆碩輔家案內從重擬結該署督將張洛茂依
罕獲盜犯之張際曾犯盜案悔罪將同伴楊獲奴被
供出無論首夥知在一月以內嚴強盜充死例發遣
新疆為奴章程擬發遣為奴仍照例改軍碩帶缺杆
石墩二年劉開枷獲大依知強盜後分所盜之贖款
在一百兩以下照共謀為盜臨時畏供不行事後分

賊川漢等股徒等因其題目等並服踪曾為夥盜但
能悔罪指獲同伴得以主正典刑原係以盜攻盜之
意因其尚有畏法之心收得原情量從末減照必犯
事之後果在五日之內而指獲者確係夥盜方可獲
照定擬並非不論指獲之犯是否同行一盜一概充
其駢誅茲與例意不符今張各處聽從在逃之陳本
尚坤進行竊結夥八人各持刀械前往當陳本尚行
強之時張在院接應是屬同惡相濟例應照強盜不
分首從一律問賊並該犯聞等悔罪赴官投首並未

官報既不得以自首論即其充作賊踪符同伴之劉
開如孫大二名指獲雖在五百以內惟劉開如等係
並未上盜之人核與指獲夥盜充死滅等之劉迎不
相符且賊踪指獲同伴內已有李燦乃率獲舊章
尤屬錯誤况劉開如孫大既在門外有人與把風河
渠乃謂謀聽聞事主喊捕畏怯先逃亦屬有意開脫
殊非核實解公之道再此案首夥八人僅獲張洛茂
等三名其餘上盜各犯並未上案雖仕令逃越該省
之捕務已屬廢弛承審各員於現獲盜犯人不肯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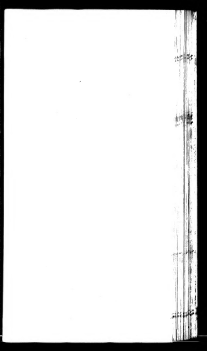
真孤完平惡該犯等起避決詞違犯究結其何以懲
強暴而安善良榮情既未確鑒引斷亦未先簡罪名
出入既聞臣等礙難率復應令該署督再行提犯嚴
鞠確情詳核則案安致具題到日再議

浙江司光緒元年

查強盜情形最為兇惡如果全案及獲不忍一概研
誅酌量寬辦一二人尚不失網開一面之意此案盜
夥七人現獲四犯內首犯董亞青落河淹斃夥盜汪
亞得在監病斃未澄中林起成二犯及稱臨時患病
或係畏懼不行均未上盜前因該省未肯嚴辦顯係
有意開脫是以駁令另擬疏據該撫仍照原擬咨部
已奉核實辦公之道且部駁之案應飭臬司提文發
審局訊問乃仍發原問該縣審辦供看均係擬擬尤

爲非是該縣於此案延擱八九年之久含糊定擬仍
行發回尚罷害出實情耶卽如此次所取之供前次
妄審數次何以均未供及明是隨意搪塞何嘗像犯
人實情況真贋卽刻起獲何能任其狡賴本非難結
之案多平均置之不理照本部指駁仍不肯將因何
遲延之處切實叙明非有意覆庇而何似此贋証令
明強盜案律猶認真研究含糊了結本部仍難平復
應令該撫將該犯提省再行訊明果否上盜確情按
律妥擬並將該縣因何遲延之處詳細聲叙照例奉

解以結恁做相應容覆該撰可也



湖廣司光緒元年

查審理強劫重案必須嚴究確情按律懲辦庶足以
懲盜匪而靖地方不得任憑盜犯躲避供詞建就完
結致滋控駁此案周四未起意行劫邀九何五十何
十凡湯一及在逃之胡四賀十凡何二十並由何五
十邀得楊五共夥八十均約定在僻處會齊至二更
從何十凡臨時畏懼託故轉回周四未與何五十分
揚未担賊尺餘俱徒手同執是雖洞門首湯一楊五
均在屋外周四未越牆進院打開洞門何五十賀十

元河二十刻四一齊進進點燃香大拔取院內木格
院開二門進至堂屋後搜開房門楚連洲之妻是楊
氏驚醒喊捕周四木格某聲張隨與何五十等分赴
各房拉開箱櫃搜到得銀錢首飾衣服搗至屋外與
楊五湯一會起執回就近暫存何五十家內慮恐有
人追捕分路走散次日周四木等至何五十家點驗
依分邊何十元前往探望亦分得錢文綢緞衣服當
各逃遁旋經該縣訪聞差差在豫事主報勸差派兵
民嚴緝周四木余楊五等執取當經該兵役等獲起

出莊物解縣所訊楊五供出周四本在雷壠觀居住
差等獲人解獲湯一供出何五十在乾塘壠地方藏
匿由縣責成何姓尸族送案並解獲何十兄兄供不
諱該撫得周四本何五十係強盜得財不分首從律
擬斬立決湯一供出夥盜何五十逃匿所在改為斬
監候楊五供出首盜周四本逃匿地方應減發新疆
為奴照例改軍何十兄係共謀為盜臨時畏懼不行
事從分贓例擬流等因具題 上 旨是夥盜供獲夥盜
人夥盜供獲首盜分別擬以斬候發達章程原以盜

犯完刑既蒙赦宥必欲恐有累主藏匿捕役難以立
時拿獲現獲之犯未能據實供明故得累主不減仍
係以盜次盜之意並非謂因盜犯有一語在供即概
免其同行上盜重罪以致漫無限制此案該犯周四
本外邀何五十等結夥八人強劫事主楚鍾謝家得
粒至二百餘兩之多情勢極為兇暴湯一陽五二犯
既遠在外犯風是屬同惡相濟即應按律不分首從
擬以斬決用昭懲創乃謂等獲周四本何五十到案
均係湯一陽五供出不知此等結夥強劫之案其邀

犯姓名住址該犯即不供明承審官自應嚴切追兇
即承審官亦應認真查辦況該犯等僅供稱同四本
何五十一在甯壁觀等處地方居住不難跟踪拘拿其
有與窩藏之人並未切實說明分別治罪輕率行擬
引將該犯等擬以斬候發遣顯係違枉錯章曲為開
脫至何十九如渠畏快逃走何以事後復往探望即
使並未隨同上陵同上盜而事上破劫之強已在一
百二十兩以上例內明言贓重者從重論該撫僅將
該犯照共謀為盜夥犯臨待從俱不行事從分贓例

流二千里引斷尤未允協案情既未確鑒罪名出入
候關臣部礙難率度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鞫務得
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湖廣司 九諸十年

本部查湯一楊五聽州行劫到案供獲夥盜何五十
首盜周四未二名既據該撫覆訊明確何五十周四
未實係在家藏匿並無窩藏之人提訊捆送之族戶
原罕之兵役會供在家罕獲並稱何五十等行蹤詭
秘若非湯一楊五將住址供明不但兵役無從緝
卽族戶亦無憑捆送核與新章供獲首夥各盜罪名
尚屬相符至該撫所稱何十九臨時不行事役分贓
估值銀二兩三錢所值無幾將該犯擬以流二千里

因創內上文有分贓二字以為下文贓重者從重論
他人已贓數而言且查知強盜後而分所盜之贓一
百二十兩以上發近邊充軍此類參觀則共謀為盜
事後分贓其為人已之贓更可憫及可否仍照原擬
抑或另議治罪專條等語查知強盜後分贓之例不
曰分贓而曰分所盜之贓所分贓專指入已之贓而
言也其謀為盜事後分贓之例不曰分所盜之贓及
所分贓但曰分贓不分贓專指併贓論罪而言也蓋
盜後分贓先不共謀事後始知強情故以分贓之多

審定罪名之等差畏懼不行事後分贓雖未上盜充
爲同謀故但分贓者流二千里其罪較竊盜爲重計
贓盜能叱盜轉輕則贓重者從重論自不得僅以
入已贓數爲斷且盜共謀爲盜本律共謀爲竊而行
者爲強盜不行之人係餘人分贓爲竊盜從是謀竊
行強贓如逆貫不行而分贓者應流三千里竊強
行強贓已逆貫不行而分贓者仍流二千里乎互證
參見其義自見該機謂贓重者從重論係指入已之
贓而言並非援引盜後分贓之例以爲比附未免誤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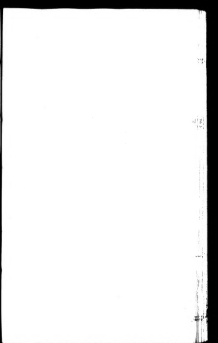
令何十九共謀為盜臨時不行事後雖分贓無幾惟
事主被劫之贓已在一百二十兩以上按贓重從重
論自應科以竊盜逾貫為從律擬以滿流該無聲稱
可否仍照原擬抑或另議專條之處應毋庸議所有
各犯罪名應令該撫速飭分別定擬恭疏具題到日再
行核覆可也

江蘇司 光緒十年

查徐大誠仔一犯該撫訊稱聽列入夥同行分贓按
例亦應擬斬惟被獲後稱外首盜丁大車仔張五仔
逃匿處所於定案之前拿獲係未短傷人之犯應照
通行減為發遣新獲為奴照例改軍到配後鎖帶鉄
桿石礮二斗等器臣等查夥盜供獲首盜擬以發遣
章桂原以盜犯既眾蹤跡秘密恐有窩主藏匿捕役
不知底蘊難以立時拿獲現獲之犯果能將寔在逃
逃地方一一供明方得量予末減仍係以盜攻盜之

意若情節顯有未符即不得率行攬升致滋輕縱今該犯冷大斌仔與丁大車仔分隸江蘇鹽城山陽等縣張五仔籍隸河南淮寧或係隔縣或係隔省相距均非咫尺冷大斌仔於四月初五日被拿初七日將丁大車仔等供出中間止隔一日兵役即能拿獲已屬無此情理如謂丁大車仔等係在該犯縣內寄居何以原摺並未將村庄住址詳細供明僅以指出丁大車仔等逃匿處所虛擬其詞辦理尤屬含混按其情形若非另有寓主藏匿即係兵役得賄教令捏供

情已顯然即使該犯實係私行向兵役告知完與到
官供明不同強盜定例既有捕獲帶同投首本犯不
准寬減明文則此等供獲首夥之犯情事與投首相
同自應一例不准寬減以杜匪徒狡脫承審之員並
不嚴切根究有無窩藏之人亦未向原軍兵役訊究
是否有教令賄求情獎率據該犯趨避供詞遷就新
章曲為開脫罪名出入抵牾臣部礙難率為應令該
撫再行提犯研鞫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馬趙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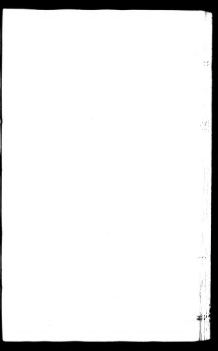
直署理贖獲盜犯如原供寔有未盡自不能強合前案
蓋予駢錄若核其情節明係盜匪事供却罪並應嚴
加記罰以杜狡脫詎可單率定讞致使人盜倖逃法
網此案先據該督疏稱王二夏蒼鈺張漢五與李獲
之張六即王周洛危張士澄聽候在逃之谷菊軒連
行刻分帶洋鎗等械同夥八人其餘時分行至邯鄲
堡村外張漢五擒及行劫罪重心凶畏懼不敢進村
當即折回夏蒼鈺王二與谷菊軒等進村借至孫德子

盤店門首看見衙門虛掩王二在外把風夏荃鈕與
谷萌等推門進屋闖入櫃房搜翻銀鋪夥條紙帳
谷萌用洋鎗向其嚇禁聲張夏荃鈕等劫得錢衣等
物逸文王二分得逃出村外適又張漢五告送強搶
查照贓物像分數勒獲犯強督將王二依強盜已行
但得財不分首從新律擬斬立決張漢五依共謀為
盜夥犯臨時畏懼不行事擬分贓例擬流聲明夏荃
鈕在押病故等因具題續據題報王二在監病故經
本部照例題覆在案茲據該署督咨報續獲谷萌供

稱伊曾雇給強盜陳大興寧做王王二司販賣私鹽
伊等同陳大興將其等獲送州責押王二因此挾嫌
刑伊被王二等遇見擗住送令入夥同往行知伊被
遠魁捉獲因肚痛並未進村事後分贓屬定質託張
漢王擗稱係未獲之同路虎為首伊前供谷菊起意
係隨同王二混供等語將谷菊依共謀為盜夥犯臨
時患病不行事後分贓例擬遠改軍聲明張漢王前
已照例擬遠題准部覆不應定地發配惟該犯前供
谷菊為首今谷菊獲案又改稱遠犯周洛虎為首谷

前僅五號通魁從後與原案不符前獲之王二等既
病故恐有串避情事應將該犯與谷前均擬罪監
禁候逃犯就獲後再行質訊明確定地起解等因咨
部 本部查案內首夥共係八人前獲王二夏奎鈕
張漢五三人均供係谷前為首該省業已題明在案
茲將谷前擊獲乃供係逃犯周洛虎所刺伊係王二
仇親非持不認為首並稱伊係患病不行如果屬實
王二一人與伊有仇何以夏奎鈕張漢五前
供均無異詞顯係同王二夏奎鈕均已病故

串通張漢王希圖殺却檢査前案原揭夏荃鈺王二
等獲在先屢訊供詞狡展後等獲張漢王先行供明
王二等始審供認現張漢王認稱前供各情為首傳
隨同王二認供更屬日相矛盾在賊匪中飾避罪原
據此等情狀全在承審者認真推究自能得其寔情
斷不可意存開脫任令无惡肆兇顯戮致失懲暴
之意再此案係前經具題之件本部吏未便據咨
率覆應令該督再行提犯隔別嚴訊按律結辦等本
具題列日再議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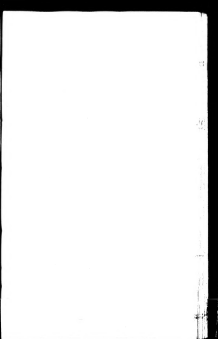


直隸司 光緒十年

查此案先據該督以振德子盛店被劫首夥共係八
人前獲王二夏奎鈕張漢五均供係谷萌為首業經
題明在案旋據谷報稱獲谷萌供與王二有嫌被王
二等遇見攔住逼令入夥同行行劫伊被逼勉從後
因肚痛並未進村事後分贓屬實實訊張漢五據稱
係未獲之周添虎為首伊前供谷萌起意係隨同王
二混供等語稱谷萌係共謀為盜夥犯臨時患病不
行事後分贓例擬遣改軍聲明張漢五前已照例擬

流題准部覆奉應定地發配惟該犯前供谷萌為首
令谷萌獲案又改稱逸犯周洛虎為首谷萌僅止被
逸起從核與原案不符應將該犯與谷萌均擬軍暫
行監禁等因咨部經本部查核供詞顯係串通捏飾
駁令再行嚴訊去後茲據該督咨稱飭獲該犯谷萌
等連日熬審各犯供堅執不移擬將該犯等一併發
回該犯竊禁上緊此類逸賊周洛虎等務獲訊究等
因本部覆查谷萌為此案盜首早經前獲之王二等
到案供明即應按律懲辦查此等匪徒任意狡脫

至周洛虎為首一結明係谷萌事後事捏之詞毫無憑據乃復以緝拿逃犯為詞設將來周洛虎終無大獲該督又將作何辦理耶總之強盜最為民害而尤惡尤為罪不容誅該省盜案疊見逃出重煩認真懲治方可稍靖閭閻所有各萌一犯應令該督再行提犯研訊確情並一面嚴緝在逃各犯速擬報部勿得藉此延宕可也



浙江司 光緒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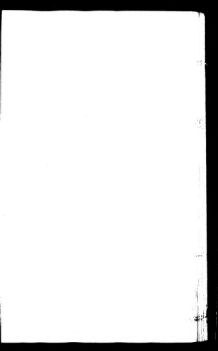
查審理強盜重案必須嚴究彰剴確情擬律懲辦方
足以懲強暴而安善良不得任憑狡避供詞遽行定
讞致滋輕縱此案張阿得陳阿星雇與沈阿其幫耘
田畝即在沈阿其棚內住宿嗣張阿得陳阿星聽從
在逃之白阿明糾允行竊當向沈阿其商量沈阿其
並未阻止是夜張阿得等與白阿明在餘武交界涼
亭會齊白阿明等攜帶鉄鑿等物及徒手不等三更
時偕抵事主鍾錦乾家門首張阿得陳阿星在外接

駐白阿明撬門進內竊得舊藍布裙夏布衫遞給張
阿得陳阿星先行白阿明轉身復竊正在搜賍事主
驚覺喊捕白阿明起意行強用言恫嚇復上樓刺得
奎然等物因事主至屋後鳴鑼當即携賍逃逸趕向
張阿得等告知前情查照賍物係分各散張阿得陳
阿星仍至沈阿其棚內張阿得將所分賍物交沈阿
其收藏報勘獲犯該棚以張阿得等聽從在逃之白
阿明行竊在外接賍先通事後白阿明告知臨時行
強各情分給所刺賍物將張阿得陳阿星均依知強

盜後而分所盜之贓創擬徒聲明犯係同時拿獲據
供並未隨同行徑旁無指証難保無避就情事應照
例監禁俟緝獲逸犯質明辦理況阿其依竊盜窩主
為從不行又不分贓律擬答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
案情該犯張阿得陳阿呈稟從白阿明外竊首夥僅
止三人獨謂白阿明進內行竊該犯等均在外接駐
已難憑信即以接贓論白阿明先竊得舊藍布裙夏
布衫二件一人儘可接走乃謂兩人分携先行並不
留一人接後竊之贓更屬情理所無且白阿明二次

復竊因事主喊捕行強刦得綵絲布帳並布衣十餘
件無論白阿明一人不能行強亦不敢行強試問綵
絲布帳等物既非細軟即布衣十餘件為數更多白
阿明不持不是事主之捕又何能一人從容携去明
係預謀強刦因首犯白阿明在逃恃無質証飾詞誣
卸至沈阿其於張阿得等聽計影竊向商之時並不
阻止事後復窩留收藏贓物謂無同行分贓情事尤
屬曲為開脫承審之員於此等強刦重案並不認真
推究率據狡避供詞遽將該犯等照知強盜後分所

盜之駐例僅擬城旦何以懸強暴而安善良業情既
未確鑿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
行提犯嚴鞠確情仍嚴緝逸盜白阿明路獲質訊明
確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江蘇司 光緒十年

呈為詳咨事據江蘇巡撫衙 咨稱沐陽縣盜犯陳
懷等夥劫事主張聰扶家得贓一案獲犯陳懷等孫
廣標二名訊聽從違犯苗鈺佃共夥四十人夥劫張
聰扶家衣物贖馬孫廣標已於著案就地正法陳懷
等擬翻前供再三研訊供復轉移又要東縣事主為
如珍被匪撞門進門拒傷事主刺去驢頭衣物一案
獲犯姚仕海一名訊聽從違犯孫得清共夥六人
夥劫得贓該犯在外看人又山陽縣盜犯羅傑林夥

刻事主強步達家得贓一案獲犯羅深淋一名訊認
聽從違犯周桂芝共夥七人夥刻得贓又山陽縣匪
犯孫丙演聽從夥竊事主楊岡和布店臨時行強得
贓一案獲犯孫丙演一名聲稱該犯係已獲正法夥
盜蕭得供出為首之犯現據該犯供稱共夥七人臨
時行強得贓係違犯祁三即將得為首又山陽縣匪
犯趙得聽從違犯馬某等夥竊事主張炳椿襍質布
店臨時行強得贓一案獲犯趙得一名訊認聽從違
犯馬某等共夥七人臨時行強得贓又清河縣盜犯

謝啟得夥劫事王季坤五家得莊一業獲犯謝啟得
一名訊認共夥二十人夥劫得莊以上六案首夥各
犯衆多僅獲一犯既無現莊起獲又無夥盜供指按
例聲請照例處決解勘詳咨奉准刑部以與例不符
駁歸詳核例案妥擬等因飭提各犯後訊供息翻異
迭訊不承比擬逃犯貢光無獲覆查各案應請既久
原審審轉各官已多更替該犯既知罪犯應死冀圖
倖免翻異原供無莊無証既未敢從事刑求致滋冤
濫又難據後取之供率爾改擬應請將該犯陳懷著

姚仕海羅匪游孫丙演趙得謝啟付等六犯暫行監禁勒緝逃犯到案起限承審各等因先後咨達前來查該盜監候處決之例係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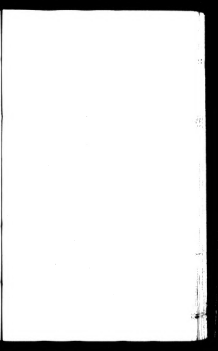
初因前明舊例纂定所謂監候處決者即保擬斬監候歸入秋審辦理至現行刑例因分別年限監候待質一條係嘉慶十九年續纂專指奉至死罪人犯而言與此例各不相侔今該省審辦盜犯陳懷著姚仕海羅深淋孫丙演趙得謝啟得六案本部前因該犯等所供上盜情形月日既與事主所報相符明係正盜

無疑賊今該撫另行覆審並將監候處決一節所以
不能片用之故迭次剴晰明白該撫即應一面將各
案逃犯上緊緝拿一面將現犯另委賢員嚴加審鞫
按律從辦方為核定辦公之道乃延擱數年各案逃
犯共計八十餘人並未緝獲一名捕務廢弛已極而
於各現犯亦未訊取確供仍請暫行監禁殊不思前
以照候處決定案辦理確有未合尚屬有例可援今
直不引律例不定罪名懸空擬以監禁辦法更屬罕
見且檢閱六案來咨措詞如出一轍顯係承審各員

不肯認真推究任意搪塞是以搶刦巨案含糊了結
將見問官以草率為銷弭天下無難辦之事強盜藉
翻異為狡卸新決成虛設之條又何以肅吏治而戢
盜風懲之強盜本係亂民不得將同惡共濟者曲開
法網死罪俱不特贖誰可令律應縣誅者終未固圉
若如該撫所擬不論案情輕重一概予以監禁從此
求之高閑置若無事勢必至廢斃而後已

朝
廷亦無此憲典如謂証尚未確鑿進行駢誅不無
寬濫哉問該犯等究竟如何訪獲如何訊供一經訊

真推求不特現獲之犯可以俱得定情即未獲之犯亦不至全行漏網乃既未詳究於先後不曾嚴緝於後徒為此遽就解法更恐此後紛紛鼓尤還有疑似之件均藉此為口實益得遂其因循自便之計盜案焉得不多吏治焉得不壞耶所有陳懷等等六案本部仍未便據咨率覆應令該撫趕緊訪拏逸犯並將各現犯嚴訊確供虛積案可期清理或匪不至稽誅相應一併盡去該撫可也



江蘇司 九 年

查律載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予語此
案因使沈李望漢聽從逆犯李二起意夥劫事主傅
陳氏家得贓自應按律問擬應如該撫所題因使沈
李望漢均合依強盜已行得財不分首從皆斬律各
擬斬立決該撫疏稱何勝柯窩留盜匪李二李望漢
二名聽許作贖引路中途九因並未隨同上盜事後
亦未分贓亦應按例問擬何勝柯合依窩贓不上盜
人不傳財但為賊通贖引路改食新糧給官兵為奴

例擬及發新疆給官兵為奴道照名例改發極邊烟
瘴充軍仍以是四千里為限到配後領帶欵杆石礮
二年為義有曉諭刑部刻在外接駐開等處軍抵營作
贖於犯事役五日之內指獲窩保一名與同伴之夥
盡無異其贖後指獲田德汰等二名計在五日以外
自應按照通行問擬兵義有恩照等獲盜犯之賊保
曾犯盜案傳罪持同伴指獲致被供出無論首夥在
五日以內於新軍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該
犯續後指獲田德汰李望瀛兩名雖在五日以外尚

在一月限內併計獲犯已有五名第應否再減通行
內並未分晰指明相應聲明據候部議夫察何縣柯
為匪之牌保云云等語查該縣有指獲之何縣柯雖
在五日以內雖何縣柯並未隨同上該事後察未分
駐署止擬違其贖指獲之四德汰李望瀾等應新法
惟僅止二名及已在五日以外核與獲犯三名俱係
強盜者不同該縣將該犯照數練曾犯盜案悔罪五
日內持同伴指獲於新案上減等抵流已係從寬辦
理似未便再行議減餘均應如該縣所題辦理並令

飭購逸紀李二等徐慶完解讀職又稱所有承審達

建
西
月

江蘇司 凡屬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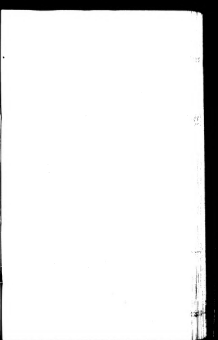
呈為詳查事據江蘇巡撫剛 奏稱沛縣盜犯蔡起
等夥劫事主陳所相家得贖一案獲犯陳炳供係聽
從在逃之蔡起所邀共夥凡人夥劫陳所相家臨時
因病不行事後分贓依例擬遣改軍監禁持贖又蕭
縣盜犯路長等夥劫事主王大同糧貨店得贖一案
獲犯路道供係聽從在逃之路長所邀共夥十人夥
劫王大同糧貨店臨時畏懼不行事後分贓依例擬
流監禁持贖又吳江縣盜犯蘇老二等夥劫事主朱

實處事得賄一索獲犯羅起湖供係聽從在逃之蘇
老三所邀共夥十五人夥利未實處事在逃商船事
後分賍依共謀為盜夥犯臨時因別故不行事後分
賍例擬遣改軍監禁作質又吳江縣盜犯蘇老三等
夥利事主係士伍棧店併賍一索獲犯姚奎未供係
聽從在逃之蘇老三所邀共夥七人夥利係士伍棧
店臨時畏懼不行事後分賍依例擬流羅起湖受雇
在船燒毀並未同謀上盜係知強盜後分所盜之盜
一百兩以下減等擬徒姚奎未監禁作質羅起湖歸

於另案從重擬結又吳江縣盜犯蘇者三等夥劫事
主徐錦等洋藥店得贓一案獲犯姚奎未供係受雇
為盜犯蘇者三振胎蘇者三肝劫事主徐錦等得贓
該犯先未同詳入夥事後知情分贓係知極盜後分
所盜之贓數在一百兩以下減等擬徒尚有夥所夥
劫畏懼不行事後分贓罪應從輕應歸彼案從重擬
結候辦獲否案盜犯再行贊明辦理各等因先後咨
達前來 查盜賊至於強劫即屬亂民故定律治罪
甚嚴若非免釋之後斷不敢詳為此事其中被盜犯

代及畏懼不行者實百無一二而適逢其時患病不
行者更屬甚多即間有此等情節亦必同案上監各
犯質証明確酌量寬辦一二人尚不失調閱一面之
意斷未可全棄並未及獲僅憑一面收歸之詞遽行
開脫今該省審辦陳州等處從違犯案起等罪到五
案檢查各案首夥數八九人或十餘人均係直入人
家及店舖強劫得贓情形極爲兇暴各該地方官
如果疎派幹役所首夥各監跟蹤拏何致任令逃
脫乃每案僅獲一名皆供係臨時患病及畏懼不行

其在運着船隻僅工受雇為盜隨船均未同行上
監明係匪徒狡脫價投承審之員亟應認真推究按
律懲治方為核實辦公之道乃任令起避欺即遷就
先歸先後解法又如出一轍是以此等強劫重案無
一明正典刑之人而情實一條反為開官銷緝之路
該省盜案安得不層見迭出也罪名出入既聞本部
研難卒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再行研訊上監確情
並一面嚴緝各案還監禁趁等務獲究解並嚴報部
相應一併彙咨該撫可也



江蘇司 光緒十年

查審理強盜重案必須嚴究夥劫確情分別已行未
行有無犯屬接贓按律懲辦不得任憑盜犯狡避供
詞遽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方得楊德從在逃之李
登榜糾劫李登榜又糾在逃之劉懷孫仲小言蓋小
病劉麻仔徐迎遠並不識姓名六人入夥並糾張開
隆同往張開隆不允李登榜聲言如不同行將來必
漏風聲走先敘元張開隆被逼畏先起從是夜李登
榜等帶張開隆同至陳地各犯分攜銃棍亦有徒手

同夥十四人行至中途方得揚興徐迎健各赴路旁
磚地出恭李登榜等帶張開發先走借抵事主左學
隣家屋後李登榜留張開發與不識姓呂二人在外
把風接應自與劉保椿等越墻落院張開發恐被破
案頭牌瓦罩束間逃回李登榜等撞門入室事主上
人圍毆成起捕獲李登榜等用棍拒傷劫得贓物逃
出方得揚興徐迎健因黑暗中走錯路徑轉回適李
登榜等偶駐回歸撞遇同至僻處李登榜向方得揚
告知拒捕行劫情由點駐候次日李登榜尋見張

嗣發斥其不應私逃並向迷悉却情分贖贖物事主
報案先後獲犯張開發方得揭審供前情該撫將方
得揭依共謀為盜夥犯臨時因別故不行事後分贖
例發遣新紐為奴改軍領帶鉄杆石礮張開發依強
逼為盜行劫從分贖塞口數在一百兩以下照共謀
為盜臨時畏懼不行事後分贖例減等擬徒聲明該
犯等各供並未上盜旁照切証難保非狡供避就應
照例監禁候緝獲逃犯質明辦理等因奉部 本部
詳核案情方得揭既聽從李登榜夥劫事主左學滿

家財物則事主之居住與往來路徑自必先期為同夥說明何至行抵中途道路轉致錯誤即使方得揚在地出恭亦為時無幾不難尾追又何至遽行轉回且與李登榜等有後行撞邁之理張開發一犯如果係被逼犯從李登榜既慮走漏風聲自必密告同夥使時加防範何至張開發遽行逃回其同時在外把風之不識姓名二人均置不問再此案結雖不過六十餘兩夥盜共十四人計每人所分亦僅止數金方得揚分銀三兩並分有皮褂棉袴等件與寔在上盜者所

差幾何振開發雖未分有銀兩第以所估贓數統計其所分衣物亦與尋常事後分與少許贓物以塞其口者究有不同且此案盜夥十四人現獲二犯或稱別故落後或稱臨時畏懼逃回均未上盜而上盜者皆後之未獲逃犯明係曲為開脫近來該省盜劫之案疊見迭出而悉數弋獲者百不得一捕餘已屬廢弛承審各官於現獲盜犯又不肯認真推究率憑該犯等狡避供詞遽就完結似此積習相沿則強盜不分首從之律已成虛設而別故畏懼不行各條反成

趨避之途其何以隱強暴而安善良案情既未確鑿
罪召出入似關本部職難率意應令改撫再行提犯
研鞠務得確情仍嚴緝逸盜李登榜等務獲質訊明
確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要數司 光緒十年

查強盜監候處決之例係指贓已完費無存又無自
認口供同夥先已就獲正法無可取證者而言其無
贓有供無供有贓或無贓無供而有逃犯可待者從
前原有監候質訊如過三年逃犯未獲者即入秋審
冊內一併詳審之例乾隆十七年因命盜等案內贓
證情節未明監候待質已未入秋審積至五十四案
之多欽奉

上諭以 承審各官不能實力查辦等因嚴行申飭遵將強盜

監候質訊之例刪除另定命盜重案各宜迅速查辦
應詳報者上緊詳報應定擬者即行定擬若承審官
不能審出寔情以監候待質遷延時日者嚴行叅處
之條纂入例冊遵行是強盜重案必須履鞠確情不
得串據含混供詞率引監候待質之條遷延時日致
案情與例意迥不相符此案吳怔心買繫挑往廬州
兼縣一帶售賣嗣復販賣鹽魚共得錢四千餘文看
挑回家嗣行至廬江縣地方逢遇先不認識之李姓
父子二人聲稱伊等有錢五千餘文央令吳怔心帶

挑至舒城縣許路力錢一百文吳怔心應允將自己
差李姓錢文分作兩頭挑走行未多遠適該縣事主
孫貴賢等店被劫經該縣派撥兵役查緝踵至見吳
怔心等形踪可疑上前盤查李姓父子即丟棄鉄斧
逃跑將吳怔心獲住並將錢文鉄斧送縣報撫以吳
怔心於事主孫貴賢等店被劫案內罕獲疊訊供無
行劫為匪情事起獲錢文稱係自己並代李姓父子
帶挑之錢雖係黃麻繩與事主被劫錢文串繩相同
惟此等串繩各處皆有是否孫貴賢等店被劫原錢

該事主不能指寔研訊又無別項確證賍迹未明自
未便遽事刑求致成冤獄第李姓父子在逃未獲恐
有狡供避就情事定例鞠審強盜如賍迹未明涉於
疑似者准監候待質應請將吳任心照例監候趕緊
嚴緝李姓父子到案質明辦理等因咨部 本部查
強盜重案該管地方文武各官自宜上緊跟蹤嚴緝
俾得速獲充盜立正典刑方足以安閭閻至獲犯果
有可戴即應虛衷研鞠若訊明毫無曉悅既不能指
定為強劫業內夥盜自不得任聽捕役妄拿搪塞致

滋寬濫今據摺獲之吳任心一名就現訊供情而論該犯貿易得錢四十餘文肩挑回家行至中途遇見不認賊之李姓父子二人雇伊帶挑錢五十餘文如果屬實係無罪可科詎能懸揣為賍迹未明遽獲候待質之條惟詳核案情在逃之李姓隨身攜帶錢僅止五十餘文且係父子二人儘可分挈何以雇令吳任心代為挑運迨經兵投盤查即行逃遁其中難保無為匪不法別情承審之員並不認真推究又不將逃犯李姓父子及事主孫貴賢等被劫案內正盜

迅速嚴拏延擱二年之久幸以英怔心跡迹未明遽
請監候待質設逃犯終未久獲將該犯復行釋放耶
抑並無待質年限終老因圖耶據引既涉錯誤辦法
人多含混本部礙率履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鞫並
嚴迅犯李姓等及案內各逃盜務獲訊明妥擬報部
到日再議可也

山東司 光緒十年

謹

奏
為
遵

旨議 奏事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 御史鄭訓承奏情輕盜犯請飭部聲明舊例一摺著

刑部議奏欽此據原奏內稱伏查雍正五年九卿遵

旨定議 尋常盜劫之案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兩項纂入

刑例歷久奉行嗣因歲豐年間粵匪擾亂部臣改定

新章引用律文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

舊例違置不用迭經臣工條奏請復舊例仍格不行
良以盜風未息伏莽堪虞不得已而姑用重典非謂
舊例之必不可復也舊例情有可原三項為犯風接
駐誘脅上盜行知僅止一次皆改為發遣其中最可
矜憫者為誘脅上盜先被糾夥搶劫因恐知情之人
告發裏脅同行其人迫於威勢勉強先從迭經破案
一律輯誅是起意為首之盜犯與情弱從勢並非甘
心為從之盜犯衡情迥異而糾眾從同此等要犯情
罪可矜請將現審盜犯及各直省奏明盜犯詳核其

中情節與舊例三項相符者聲明請

旨定 奉 茲可將從來減等語查人必目無法紀而後敢成
有難野謀為強盜小則擾害閭閻橫行如掠大即嘯
聚蕞澤抗拒官兵故應代定律不分首從皆予斬誅
所以表良善而遏亂萌者意至深也

國朝雍正五年始定有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條例
實緣爾時海內承平盜賊鮮少各省強案每年不過
數起即稍從寬典亦與時無害迨日復一日辦理愈
寬賊匪恃此為狡卽州縣藉口以開脫遂釀成道光

本年之亂古人謂大烈民畏小弱民玩愒不信哉或
豐年間因而仍舊定律辦理現在各省搶劫巨案層
見迭出地方捕獲又多廢弛不講盜匪漏網者甚衆
良民幾不聊生嚴懲之不服又何能曲爲寬貸在該
御史慈詳爲懷明知舊例不可違復而變其詞曰定
案聲明用意亦良厚矣即目等亦非不知好生爲仁
政所先多較於陰陽有攝特以時局孔棘奸究惡道
器敢徒博寬大虛名貽

朝廷以實惠况救盜賊之性命而破良民之身家亦似

寬而實非寬也即以強盜各例而論臨時不行者例則分別問擬流違事後分贓者例則分別問擬軍徒即已經上盜者或有行抱贓後首或捕獲同伴解官例亦無不予以量減何嘗一概問擬斬決若該御史所稱把風接贓及行劫一次誘脅上盜三項以強情論實屬同惡相濟以顯違誨業已身為不法有何可原而為之聲明乎且既已聲明而仍謂為遵守常憲向來亦無此辦法至該御史所稱三項中最可矜憫者為誘脅上盜殊不知此等賊匪均係以類相從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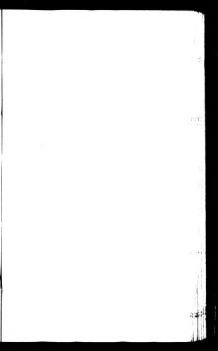
無猜知畏法之人日與若輩為伍即賊匪亦斷不至
得素不相涉者遽為強暴剽掠之事是以例內祇有
十五歲以下被脅擬流之條而在十五歲以上者即
不得援引以其既非初推無知且已隨同上盜仍要
為被脅勉從事非情理所應有即為律例所不載去
年太僕寺少卿鍾鳳賢條奏強盜被人誘脅一項情
罪較輕已經部會同都察院詳細奏駁令該御史
請將強盜誘脅被人誘脅反行劫一次把風接贓三
項一併議處聲明更屬萬不可行應據舊議若謂業

情不辭偶有實像姑終被會如前年臣部核覆直隸
王二一案自可按照量改為斬預亦無煩更張成法
所有臣等核議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光緒十年七月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



女藏司 光緒十年

查審理強劫重案必須嚴究確情按律懲辦不得任
憑狡避供詞遽就完結致滋輕縱此案盧賢芬許大
誠因在逃之童登汶見盧學增家住客劉步恩等在
里卡報捐烟土甚多起意糾允誘犯盧賢芬許大誠
並未獲之許按江武麻路影接續行劫至夜持械徒
手不等同夥六人行至中途許大誠因失跌腿痛不
能行走在路旁守候童登汶等偕抵盧學增家門首
用石撞開大門一擁進內盧學增與劉步恩劉毅平

驚起喊捕被重登次許按江武麻路分用鎗棍轟拒
致傷分投搜劫鐵上衣物逃逸我見許大誠告知請
由縣縣依分各散報驗獲犯盧賢芬供出夥盜許大
誠逃所當即拿獲該署撫將盧賢芬依夥盜供獲夥
盜章程擬斬監候許大誠依共謀為盜夥犯臨時因
病不行事復分照例擬遣等因具題旨等查夥盜供
獲夥盜量擬斬候章程原係以盜攻盜之意蓋必所
供獲者皆係上盜夥犯方可稍從末減非不論所供
之犯是否同行上盜一概免其脣休也今該犯盧賢

分聽使逮犯重登汶結夥六人強劫事主劉步恩等
錢土衣物並執持洋鎗等械拒傷事主情形極爲兇
暴乃迨至兩月之久始拿獲盧贊芬一名復續獲許
大誠一名謂係由該犯盧贊芬供出逃所拿獲重此
案在逃夥盜尚多均係素藏其住址逃匿處所自必
一一詳悉何餘俱未照供明而供出者乃僅並未工
盜之許大誠一人無論與許大誠相抵牾恐所供亦
多不實不盡且許大誠如果因失跌腿痛不能行走
守候路旁何以重登汶等回歸分給莊物即各自走

數豈不能行走於前者乃復能行走於後耶謂係在
遲等候並未隨同上盜尤難係非事後事因據飾以
為教却地步審之員並不切實研究輒將廢寶等
照供贖夥盜擬以斬候並將許大誠等同竊不行創
擬遺殊不足以懲強暴而安善良案情既涉支離軍
名出入攸關且部擬難率應令該署撫再行提犯
嚴鞠務得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決馬月 光緒十年

查光緒八年四月間 臣部奏定章程內稱各省實係
土匪馬賊會匪游勇聚情重大並形同叛逆之犯均
暫准就地正法隨時具奏錄供咨部其餘尋常盜案
酌限一年規復舊制不得援照正法章程先行處決
等因奉准通行在案茲據該撫以陝省盜賊日熾動
輒三五成羣執持兵械向晝闖路剽搶實夜入室行
強公然逞兇拒捕致傷事主隣佑謂之馬賊則係徒
行謂之游勇則無異衣冠之會匪則不招認入會及

首匪姓名謂之上匪又非本籍核其兇暴之狀較之
游勇為戢僅止二三人行強搶劫者情罪更為重大
若概照例議數審轉不特該匪等狡展倖延實虞疎
脫且隔時已久始正刑誅又非在犯事地方梟示殊
不足以昭炯戒而遏亂萌惟有將兇暴家著與部議
土匪為賊諸條情罪相同者並因搶奪婦女殺傷事
主之犯仿照近年各省奏定章程明示區別等因具
奏係為戢暴安良釐靖地方起見臣等公同酌議應
如該撫所奏嗣後陝西有盜案除土匪為賊會匪游

身等項外如有執持刀械火鎗強劫並聚眾五人以
上者夥眾搶劫並二三次者州縣拒捕傷人及致傷
事主者入城行劫及連劫數家者匪黨平空搶奪稀
文已成致傷事主者有一於此該州縣錄供稟報即
由該督撫查核案情批飭該管道府提訊或派委道
府大員前往督審果係供証確鑿罪惡昭著暫准就
地正法俟數年復盜風稍息再從舊制其餘尋常盜
案仍照例辦勘似此分別重輕處允恭者知所儆懼
於安良之遺珠有裨庶如蒙

竊元臣部行文該撫差使甘總督遵照辦理再此摺於元
月十九日抄出到部合併聲明所有臣等核議緣由
謹恭摺具

奏請

旨

直隸司 光緒十一年

查審理強盜重案必須嚴究務期確情按律懲辦方
足以懲強暴而安善良不得任憑趨避供詞遽行定
擬致難輕贖此案張尚賢高二鄭鉅與未獲之董環
張小站戶二虎王二楊從在逃之張王所運行竊並
令張尚賢寓留至夜張二等分携洋鎗刀棍大賊高
二鄭鉅徒手同夥七人由張尚賢家起身張尚賢在
家等候張三等偕至村外鄭鉅因聞狗吠不敢前進
在村外等候張三等進村行至張徐氏門首高二在

外接賍張三等號門進屋行竊張徐氏驚覺喊捕高
二聞喊逃出村外與鄭鈺一處等候張三起意行強
將張徐氏拒傷利得衣鉢等物出村與高二等分
擄迨至張尚賢告知強情照賍依分各散報勸歸解
先後獲犯張尚賢等審解該督以張尚賢窩留分賍
後張三等當即走散仍照直隸省窩贓盜五名以
上例擬軍高二鄭鈺畏懼不行事復知情分賍均依
知強盜後分賍例擬徒聲明該犯等供稱在逃之張
三起意行強並不同行上盜難保昨就供避就應照

例監候待質等因咨部 本部查盜賊至於強劫即
屬亂民若非光輝不法之法斷不敷為其黨羽其中
畏懼不行及事後知情分贓者定百無一二即問有
此等情節必現獲者有同行上盜之犯質証明確酌
量寬解一二八尚不失網開一面之意斷未可上盜
之犯全未弋獲僅憑現犯一面投訴之詞率行開脫
者今高二等縣從張三作竊解縣已至七八人持有洋
鎗等械臨時拒傷事主搜知財物情形極為兇暴謂
非預謀行強已難憑信乃現獲三犯并稱窩留行竊

即稱其懼不行均未同行上盜頭係該犯等因首夥
各盜俱未及獲情無實証事同推即奉審之員明知
此等狡脫供詞不足為據並未嚴切根究而在此各
犯人不勒令嚴辦縣以監候情實遠就完結是強如
重靠無一明正典刑之人而情實一條反為問官銷
彌之計該省盜案安得不層見迭出也來情既未確
鑿罪名出入攸關本部時雖奉覆應令該督再行提
犯嚴鞫確情並速緝遠盜張三等務獲實証明確一
併奏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委嚴司 光緒十一年

查審理強利重案現獲之犯必須嚴究夥利確情極
律懲辦不得任聽狡避拱詞通行比例定讞既滋而
脫此乘程蟻法周世法合夥販賣盜鴨生理與在逃
之喬友發左有顯股北亮素相認識喬友發等曾向
程蟻法等賄買盜鴨欠錢一千二百大未還嗣程蟻
法等路遇喬友發左有顯股北亮三人各背衣包走
至當面索討前欠喬友發等云無現錢祇有衣物作
抵隨即解開衣包取出布衫褲並鞋隻交給程蟻法

等欲還前欠程蟻法等其舉動愾張衣色況重心疑
查問並以多口不見現作何事不妨實說之言而語
命及後等件各因貧苦難度先後罰到六安州劉德
和店並祁門縣拿金才飯店宿客衣物扭捕傷人各
情告知曉諭聲張各散程蟻法等被仕宿飯店時
有到案之陶廣法姚鑫玉等各至店投宿因與程
蟻法等相識同房宿歇被解役逮至向程蟻法等
盤詰語言支吾起出衣鞋送縣飭傳事主陸德等
訊明定係被剝原縣程蟻法周世法同事主質証

係屬人性並獲即各供認聽後喬友發行刻余金才
飯店宿客得駐拉捕並程蟻法另有行刻六安州劉
德和店各情問濟法姚鑫玉見程蟻法等業已供認
亦隨口承認夥刻余金才飯店宿客一案錄供詳報
當同六安州劉德和店被刻業內掣獲左有後詳審
核屬牽連一併提省發委從同質訊彼此均不認識
程蟻法等堅供委無行刻為匪情事該撫將程蟻法
周世法均比依知人謀害他人不肯告律各擬杖一
百聲明事無指証仍照例監禁待質左有後另案業

經詳咨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程斌法屬

世法典在此之盜犯喬友發等僅止平素認識何以
猝然相遇一經盤詰喬友發等即有將兩次行劫之
事全行告知紀不慮及事後舉發已屬不過情理且
該犯等如果係向索討欠錢當喬友發等取出包內
衣物祇欠之時該犯等既已明知係屬盜贓何以並
不即時交還徑行收受其為同謀夥盜分贓事後經
詞走飾尤屬顯然況該犯等被獲後起出衣鞋業經
刑事主陸德等認明確係原贓該犯無可狡辯業已

供認聽從喬友發行刻余金才飯店住客得賍報捕
屬定並程贖法自認另有行刻六安州劉德和店各
情層層如瞻何以一經解省程贖法等即頗翻前供
如謂原審不定該犯等畏刑妄認成事等語所性有然
必須研訊明確方可信為毫無疑義乃查審之員僅
以掣獲劉德和被判案內左有後提同與該犯等質
訊逆信為並無行刻情事殊不思左有後本係無辜
良民因被差役誣繫判案同該犯等並不認識即與
行刻之事無涉豈得援以為據查該省先後出有金

金才劉德和店內被判刑兩案均經地方官勘驗確定
迄今並未弋獲一盜捕務廢弛已極上年僅據該撫
將誤擊左有俊之差役擬以杖責咨部下事今刑案
之枉職法等明係人姓並獲又不認真推求反欲藉
案開脫真屬臨空辦理究竟枉職法等是否正盜在
承審官亦屬毫無把握若如所擬全混完結殊不足
以戒信淑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碍難率覆應令該撫
再行另委賢員再行嚴訊確情以期水落石出並一
再嚴緝逃盜喬友發等務獲究辦一併按例奏報

部判口舟議可也

判律成區上

區星

100

101

102

四川司 光緒十一年

查審理夥盜供獲首盜之案必寔係到案後將首盜
藏匿地方供指明確經官派令兵役即時率獲俾得
明正典刑方可照章減等若核其情節顯有未符即
應仍照本律定擬用昭懲創況案經駁審尤不得因
執前議強為遷就致失除暴安良之意此案何要瀧
糾灼文瀆生楊和尚行劫一共六人夜至事主周正
邦家門首數門進內周正邦之兄周正燭驚覺起捕
被何要瀧用刀拒傷周正燭畏懼走避何要瀧同文

潰生楊和尚分赴各屋打毀箱櫃劫得銀錢衣飾攜
出俵分各散嗣何要瀧在洪縣地方復聽從鄧么木
匠等行劫得贖銀周正邦報勘飭縣將文潰生楊
和尚獲案並據楊和尚供出首盜何要瀧逃匿處所
復經督獲何要瀧就近解赴洪縣質訊移解到縣審
供不諱前據該督將何要瀧文潰生依強盜不分首
從律擬斬立決楊和尚照奏定章程將監供獲首盜
係未經傷人之犯減發新疆為奴改軍聲明文潰生
何要瀧先後病故等因具題經 臣部查此案先於先

緒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將文瀆生楊和尚緝獲到
案至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始在烘縣地方將何要瀆
拿獲是何要瀆經文瀆生被獲日期已隔數月之久其
為烘縣差役拿獲並非該犯供指確實地方已可概
見且此案首夥各犯一共六人僅先後拿獲三名並
不迅速擬結任意延宕經文瀆生何要瀆均已瘦
斃又復壓擱兩年始以病故者二名問擬斬決其餘
一名認係供獲首逆減等擬遣尤屬有意開脫等因
題駁去後茲據該督遵駁履訊該犯楊和尚陸烈行

劫僅分微贖且實係徒手並未在場帶匪前次被獲審訊自知罪犯應死法無可貸素悉首盜何要瀧向在珙縣所屬洛表地方藏匿一經到案即據實供出竄貨其一死剩餘該縣會派兵役往拿因洛表地方長珙交界山深林密路徑崎嶇此等彼竄是以未能即時就擒雖何要瀧另犯劫案距該犯被獲日期已隔數月惟拿獲實係在揚和尚所供之地尚非還就新章仍照原擬具題臣等覆如查核該犯揚和尚聽從何要瀧賂夥六人行劫得贖已至二百餘兩之多並

首夥各盜執持刀械拒傷事主情形極為兇暴况該
省此等盜案又復層見迭出即使盡法懲治猶恐不
能稍靖閭閻豈得故從末減歟涉寬縱若以部駁另
行定擬之件並不詳核例案據實更正又復強詞置
辯堅持原議殊非核實辦公之道即就現在履訊各
節而論該犯既經入室搜賍即屬法無可貸之犯何
得以寔係徒手並未留毆有傷等詞曲為原解至
該犯被搜到案其逃犯姓名年貌住址及隱蔽處所
地方官本應嚴切追訊該犯即匿不吐寔承辦官亦

必認真查拏何以該犯自知供出首盜即可貸其一
死已顯有兵役得賄散供情弊且既謂何要濫寔在
該處地方藏匿何以又稱該處山深林密路徑崎嶇
此等彼竄未能即時擒獲明係何要濫並無一定住
址事後串通捏飾為該犯輕減罪名况從前夥盜供
獲首盜之案百不得一自有供獲章程以後此等
是謂非司獄者有意遷就而何總之定立新章本意
原因盜風日熾不得已使互相攻發以為弭盜之方
並非為此等盜犯開一趨避之路如果夥盜寔能將

首盜指出立置重典俾渠魁不致漏網尚可酌予從寬若相隔數月始行拿獲而所擬正盜又均係早經病故無一明正典刑之人卽該犯到案有此虛供亦係無據空言豈能概免其同行上盜之罪以致漫無限制檢查光緒九年直隸省有谷八供獲夥盜潘而一索聲明潘而業已病故將谷八依夥盜供獲夥盜擬以斬候經臣部兩次駁審旋據該督遵照改擬斬決在案與此案情事相同更未便含糊照覆以致辦理兩歧罪名出入故聞臣部仍難率覆應令該督再

行提犯嚴鞠確情按律改批具題刻日再議

安徽司 光緒十一年

查審理強盜重案必須嚴訊確情按律懲辦不得率
憑起避供詞遷就新章致滋輕縱此案鄭老么王得
高譚得海因在逃之吳錫匠給知葛月來家道較寬
起意糾九該犯等並未陳之戴金鰲游老六傅老么
行劫約在葛月來村外會齊至夜王得高譚得海因
走錯路徑未與吳錫匠等會而在路旁空廟等候吳
錫匠等待多時不見王得高譚得海走至與鄭老么
等分持刀械偕至葛月來門首鄭老么在外把風吳

結匠等推門進內捆縛扭傷事主却得洋銀衣物逃
出路過空廟撞遇王得高譚得海告知強情正欲分
贖見事主追至逃散王得高落後被獲竊案擬聽從
同監另案人犯劉汝庭越獄脫逃嗣將鄭老么譚得
海等獲鄭老么供出王得高越獄後逃匿處所究作
眼線將王得高獲案該署撫將鄭老么依供獲夥盜
章程擬斬處候王得高譚得海依夥犯臨時別故不
行事後分莊例擬遣王得高歸款越獄案內擬結等
因具題臣等查夥盜供獲夥盜擬以斬候章程必供

獲者定係同行上盜之人俾得明正典刑方可量予
減若供出夥犯按例罪止擬遣卽不得率行牽引
致與定章不符檢查該撫上年題報盜犯盧寶芬供
獲劉故不行之許文誠一案又本年題報王俊供獲
因竊不行之蔣三虎一案均照新章問擬斬候擬
部先後駁令另行妥擬在案今鄭老么既經訊明聽
從行劫在外把風接莊寔屬同惡相濟卽應按律擬
以斬決用昭懲創乃復以供獲罪止擬遣之王得高
等曲爲寬減核與前次辦法情節如出一轍是行劫

之犯竊此為趨避之途承審之員以此為開脫之計
而強從不分首從之律幾成虛設該省監業層見迭
出未始不由於此罪名出入攸關臣等仍難率覆應
令該撫再行嚴訊確情同駁審虛實恭王校兩案一
併按律妥擬迅速具題到日再議

江蘇通志 光緒十一年

查例載強盜首夥各犯於事未發覺及五日以內果
能悔罪捕獲他盜及同伴解官投首者係傷人盜犯
於違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未傷人盜犯照
律免罪若在五日以內或聞拏將他盜及同伴捕獲
解官投首者係傷人盜犯於斬罪上減一等杖一百
流三千里未傷人盜犯杖一百徒三年等語又光緒
五年奏定章程首夥各盜於事未發覺五日以外至
一月內或聞拏捕獲同伴投首分別曾否傷人違例

緘流通徒等因通行在案此案趙小歸於光緒八年
八月初七日起意糾同王立朱及在逃之高二共夥
三人行劫事主王育松家得賍高二拒傷事主該犯
趙小歸至是年十二月十八日間擊悔罪捕獲同夥
王立朱解官該撫以該計已在一月以外若因已逾
一月既置捕夥投首於不論仍照強盜不分首從擬
斬或比依首盜然獲夥盜間擬斬候因覺情輕法重如
照未傷人首盜開擊投首例發極邊烟瘴充軍該
犯究係夥夥自効事與僅止開擊投首者不同趙小

歸一化可否比照盜首於五日外一月內聞拏符同
伴捕獲群官係未傷人盜犯杖一百徒三年例上酌
加一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仰應作何治罪咨部示
遵等因 本部查強盜首夥各犯悔罪捕獲同伴解
官投首例以五日內外分別曾否傷人問擬流徒即
光緒五年新章竊祇指出五日外一月內到案者方
准按例量減至在一月以外始行投案應如何科斷
例內並無明文今趙小歸起意糾劫事主王育松家
得贓聞拏悔罪捕獲同夥王立永群官亟破案後已

四月有錄自未便僅擬處且惟該犯究有畏法之心
復能指獲夥盜解官該撫擬將趙小歸比照盜首於
五日外一月內聞拏將同伴捕獲解官俾未傷人盜
犯杖一百徒三年酌上酌加一等擬杖一百流二十
里俾衡情酌量解理尚屬兄陷弟未將全案供招詳
細叙明案情是否屬實本部無從懸擬應令定飭嚴
訊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江蘇司 光緒十二年

查未傷人首盜捕獲同伴解官投首減等擬罪之例
必捕獲者定條同行上盜之犯俾得明正典刑方可
照例科斷若核其情形顯有未符即不得率行比附
致涉開脫此案趙小歸於光緒八年八月初七日起
意糾光王立未並在逃之高二行劫是夜高二擄木
棍趙小歸等徒手同夥三人行至中途王立未被路
石絆跌閃傷腿筋不能行走趙小歸行在路旁樹林
內坐待三更時趙小歸與高二情款王育松門首撞

門進內殺劉王育松之子王小九子驚起喊捕殺高
二用棍拒傷劉得駐物逃去尋見王立來告知行刺
拒捕情由照駐紮分而還事王報勘趙小歸因有悔
罪於十二月十八日捕獲王立來赴營投首前據該
撫以趙小歸捕獲同伴在一月以外可否比照未傷
人並首於五日外一月內開解將同伴捕獲滿族劉
上酌加一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咨請部示經本部
查核係屬屬情酌量辦理惟未將全案供招詳細叙
明案情是否屬實無懸斷行令速飭嚴訊妥擬去後

該據該撫說明趙小歸捕獲之王立本係聽糾夥刺
臨時因跌傷不行事後分贓例擬遣改軍趙小歸比
例酌加擬流等因咨部 本部查趙小歸糾邀王立
本行刺如果王立本同行上盜事後被趙小歸悔罪
捕拿解官是王立本罪干驛誅雖核計在一月以外
究係擒獲同伴將趙小歸比例加等擬流尚非失之
寬縱今王立本僅止供認中途跌傷脫竊在路旁等
候並未同行上盜按例罪止擬遣即與捕獲同伴解
官投首之例不符且該犯捕獲王立本解官之日距

破案後已經四月有餘恐難保非該犯聞警驚急而
同王立木到案申控供詞希圖輕減罪名況此案首
夥僅止三人王立木既已甘心聽從行劫何以行至
中途適被跌傷腿筋不能行走所供尤爲支離無情
既多不定引斷亦未允舊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
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鞠按例妥擬報部到日
再議可也

安撫司 光緒十一年

查夥盜供獲夥盜撤以新候章程必實係現獲之犯
到案後將同行上盜之人據實供明俾得明正典刑
方可量予末減仍係以盜次盜之意並非不論所供
之人是否同行上盜一概免其駢誅以致漫無限制
此案王儉蔣三虎因在逃之任體灝稔知事主江
玉春家道殷實起意糾允該犯王儉蔣三虎並
未獲之宋喜劉振青放麻仔楊海行劫至夜持
械徒手不等同夥七人行至中途蔣三虎腹痛

不能行走。在路旁等候。任體渡等偕抵汪玉春家門首。留王俊在外把風。任體渡等撞門進內。汪玉春驚起喊捕。執任體渡等拒傷。搜到牛驢衣物。逸出。與王俊尋見蔣三虎。告知情由。縣莊係分各散。執驗獲犯王俊。供出夥犯蔣三虎。逃所將其拿獲。該署撫將王俊依夥盜供獲夥盜章程擬斬監候。蔣三虎依共謀為盜夥犯臨時因病不行事。復分贓例擬遣等因。具題。臣等查該犯王俊於光緒七年十一月間。誘從逸犯任體渡結夥七人。強劫事主。

汪玉春牛繩衣扣並執持鎗刀等械拒傷事主該犯
在外犯風接匪情形極為兇暴該地方官並不上緊
緝辦直至八年三月二十日始拏獲王俊一名並應
按律懲辦乃謂續獲蔣三虎係由王俊供出殊不
知該犯於行劫後脫逃數月之久何從知悉夥犯藏
匿處所如謂該犯與蔣三虎同在韋家寨一處躲避
則蔣三虎於四月初二日拏獲距王俊被獲已有十
餘日豈有不聞風遠避之理且並未將窩主姓名切
實說明辦理已屬含糊即就現在供情而論蔣三虎

僅止供認因病不行並未同行上盜罪止擬遣充興
新章供獲夥盜顯相抵牾掩其前後情形明係該犯
等獲案因刑無實証串通捏飾以為狡卸地步承審
之員並不確切研究串憑該犯等起避供詞遠就完
結殊不足以懲強暴而安善良軍名出入攸關臣部
研難卒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鞠如果訊明將三
虎有同行上盜重情該犯尚可照章量減若將三
虎委係因病不行即應將該犯問擬斬決不得
仍前開脫致涉輕縱仍應候該撫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光緒十一年

查審理強盜重案必須嚴究影劫確情按律懲辦方
足以懲強暴而靖閭閻不得任憑狡避供詞遽行定
讞致滋輕縱此案孟同讓商堂閩甲寅與在逃之王
一把商胡成劉六指韓如意不知姓之洛寬春來聽
從高洛敬別允行雷韓如意又邀得不知姓名二人
入夥是夜高洛敬等分持刀棍等械孟同讓徒手同
夥十二人偕至事主孫大聲襍貨鋪門首商堂閩甲
寅在外等候高洛敬與王一把商胡成春來將大門

擬開進院高洛敬又擬開櫃房門進屋孟同讓在院
後牆竊取錢物逃與孟同讓轉逃商堂等接收孟同
讓回身再接捕夥孫芳驚覺喊捕孟同讓同商堂等
聞喊即逃出村外高洛敬用刀將孫芳砍傷喉葉聲
張復與王一把等搜得櫃內烟土等物將賊逃出村
外與孟同讓等會遇告知把捕行強情由查點贓物
據分報甚先後緝獲孟同讓等四名該督將高洛敬
依強盜已行得財不分首從律擬斬立決業已在押
病故聲明孟同讓聽從夥竊聞喊先逃並未隨同行

強惟係逃遣改軍配逃之犯依尋常發遣人犯配逃
為匪犯該徒罪逃回發遣處加枷高堂問甲寅聽判
行高堂喊先逃係高堂判夥十人以上持械為從例
擬徒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孟同隸高堂
問甲寅若非聽從高洛敏預謀強劫何以先後結夥
至十二人之多且持有刀棍等械並高洛敏用刀將
舖夥孫芳拒傷被劫銀兩情形極為兇暴乃謂該犯
等係聽判行竊已讞憑信即就現訊供情而論該犯
等或在門外看守或在院內接應當高洛敏起意行

強之時斷無不隨同入室在場助勢之理如謂一聞
事主聲喊均生生畏懼逃出村外自必走回逃避何
以仍在彼等候事後猶復分受贖物其為同謀行強
則案從中提供詞更屬顯然況孟同謀係先因搶奪
擬遣改軍在配脫逃之犯尤屬積慣匪徒豈容任其
狡避此案在逃夥盜尚多並不勒令上緊緝拿捕務
已屬廢弛現獲四犯人不認真完辦僅將病故之高
洛敬問擬斬決其餘均係聞喊先逃分別擬以徒罪
如枷遣就克稽似此夥劫重案臨時逃避者竟至三

人之多無一明正典刑顯係有意開脫該省盜案疊
見迭出而辦法如出一轍寔為過來猶習迭經本部
駁斥均置之不理殊大除暴安良之義罪名出入恆
聞本部礙難奉應應令該督再行提犯研鞠務得確
情仍嚴緝逆盜王一起等務獲實証明確妥擬報部
到日再議可也